

夜 前

著 葉 萬 戴

行 印 館 書 圖 東 亞



版 權 所 有

前 夜

中 華 民 國 十 八 年 一 月 出 版
中 華 民 國 廿 九 年 七 月 六 版

著 者	戴 萬 葉
發 行 者	亞 東 圖 書 館
發 行 所	上 海 虞 洽 劍 路 四 七 五 弄 六 號 亞 東 圖 書 館
分 售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店
實 價	一 元 一 角

那時，我還是一個大學生，盡日沉迷在爛漫的痛楚的夢幻裏。那是一種綠色的殘夢，好像黯淡的林裏的一縷綠煙，那樣的空靈，那樣的悵鬱。我的年青的負傷的靈魂，就在這綠夢裏昏迷着，傷心着，好像暮林裏的杜鵑一般。

大學的生活，實在太無聊了，尤其是我們這班讀文科的。一切的書籍都沒有教我們怎樣去生活，怎樣才能達到美的生活。牠們只是騙我們去做夢，——崇高的詩人的幻想！教授們亦極其可憐，他們不是天字第一號的飯桶，就是可以師表萬世的畫魚。我記得，我們嘗把飯桶教授和畫魚教授列成一張

表，高貼在宿舍的門前；觀衆的嘩笑聲和痛快的叫喊，真會把那灰色的建築物震陷了！還有一次，我們因為痛恨一個教莎士比亞戲劇的教授，他是一個美國式的牧師，他生得很醜，五短的身材和長長的馬臉，臉上綴着紅豆般的小瘡疣，看來好像瘋瘋的樣子。他常常在課室裏饕餮着女生的秀色，口涎幾乎從他的合不攏的嘴唇流了出來。我們便如實地把他畫了一個肖像，我的摯友張鯤，他是一個狂放而有天才的青年，他在上面題着曼殊的句子，道：

『自是神仙淪小謫，

不須惆悵憶芳容。』

這樣地我們拿到他的臥房門口貼着。雖然後來我們被舍監和主任之類痛斥一番，記了幾次理應的過，但是我到現在想起來還覺得好笑，痛快！

可是青年人只喜歡爛漫的反抗，而且不能澈底，尤其是中國那時的青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髮一般。週遭的景物，被迷茫的暮靄所籠住，如一幅空靈的圖畫。那是一種何等美麗的憧憬啊！在這樣的憧憬裏，我有時也許會憶起許多夢痕一般的往事。但是，那不過是一種真切的而又模糊的，美麗的而又痛苦的印象罷了。

我那時是在D大學讀書。D大學位於T市的中心，四圍都環繞着繁華的街市。距大學約莫五六里路遠，有一座美麗而清幽的村市，牠的名字叫做東村。牠的週遭都被濃綠的樹色緊緊地簇住了；中間擺列着許多紅牆翠瓦的洋樓，時有窗幔在樹陰裏隱隱地閃着白色的影子。破壞秩序的禮拜堂的尖頂，高高地刺入微雲的天空。要是你走到那村市裏面去，你一定會忘記那是我們中國的地方了。

當月兒展開她的詩的幻想的翼膀，在一碧無垠的夜空中漫遊着的時候，她的銀白色的潔光籠住了整個的村市，渲染上無數的爛漫的幻影。一層柔和

的，空濛的薄霧在月光中滋長着。霧裏透出一縷縷的燈光，無力地降服在潔光之下。遠處的M河。無聲地流着，浮泛着烟燦的練波，好像向這村市奔湊了來，自告奮勇地願作牠的輕靈的舞衣的紗帶。飄渺的鋼琴聲輕裊着，有時離着三兩陣短促的船笛的聲音。……

我常到這村市近旁的一個土岡上癡立着，欣賞着這夏夜的迷離的景色。從土岡通到村市的槐花路，兩旁夾着許多槐樹，噴出沉醉的花香，薰蒸着樹影裏喁喁細語的情人們。當我走過這路的時候，我每爲濃烈的槐香所沉醉了。我的茫漠的心情，亦和着這濃香交織着愁悶之網。

有一晚，我帶着沉重的心緒走到這路的末端的一個小庭園前面，疏落的竹籬網着牽牛藤，籬邊的蟋蟀唱着鏗鏘的歌調。我呆立着，無意識地凝視着籬裏的閃着綠光的屋頂。晚風在夜色的氳氳裏飄蕩着。

忽然，有一個聲音叫道：

「Mr. 趙，你怎會跑到這兒來呢？找我來嗎？」

我真的給這聲音嚇了一跳！

一個時髦的少年，只穿着一件白絲的內衣和一條短袴，戴着一副黑框的克力克眼鏡，從籬門走出來了。他的手杖不停地擺動着。那全是一個西洋化的青年的舉動。我一看見立刻就知道他是我的同學陳飛翰君了。

「啊，Mr. 陳，你甚麼時候住在這裏呢？我是萬料不到的。你沒有回家去嗎？」

「沒有，回家有甚麼意思？」他握着我的手，說道。「你亦沒有回家去嗎？那真好，我可多了一個伴侶了。」

「自然，再好亦沒有了。但是，你住在這屋子裏嗎？」我問。

『是的，住在這裏，主人是我的親戚。』

『甚麼……？』他不等我說完了話，便拉我進庭園裏去。

我們坐在花陰下的石凳上，扶疏的花影洒上我們的衣裳。他從褲袋裏摸出一個金光燦朗的烟盒，讓我吸煙。他的一舉一動，都好像能夠表示他是一個極活潑而極快樂的人。是的，青年人有那一個不活潑而且快樂呢，除了像我這樣鏤滿着心的傷痕的人之外？

『我多麼高興呀，無意間碰到了你。』他噴着嘴裏的烟說。

『是的，我亦覺得快樂。』

於是我們亂七八糟地談着。閒談好像天上的行雲，任意地飄蕩着在無垠的天宇裏。不知在甚麼時候，我們的談話已轉到留學的問題去了。忽又談到法國的文學，法國的女人，法國的夏夜的情調。我們談得高興而且真切，好

像明天就可以首途前往法國留學去的樣子。我們已經像十年的老友一般了。……其實我那時同他雖然是同學，在學校裏却不很高興他，因為他太過『模範化』了。也許是溫柔的夏夜，甜蜜的花香，把我的日日的孤癖的情性融化了。也許是我的沉重的心境，寂寞的情懷，教我較易和人家親近。但是，說亦奇怪，那夜我的確地覺得陳君却有點可愛。他的活潑的舉動，他的樂天的談話，都很有趣，都能够破我的積鬱的愁心。

我們的談興正濃時，在夜氣氤氳的空氣裏，忽然傳來一個清脆的女子的聲音，叫道：

「飛哥，你在那兒呀？媽媽叫你睡覺去！」

「這裏呀！」陳君答着，站了起來，微笑對我說道：「你有錶嗎？」

「沒有，夜怕很深了。」我亦站將起來。

『不會罷，請到裏面喝了茶再回去。我的親戚是個好客的人。』

『媽說：十一點了，還不回屋裏睡……！』一個活潑的白衣女郎，約莫十六七歲的樣子，從花徑那邊如梭般穿將過來，好像一隻銀色的夜鷗。後面有一隻鬆毛小狗跟着。她瞪開着大眼睛望着我，話亦停止了。在月下，我只看見她的晶瑩的大眼睛，和富有肉感的微開着的嘴唇而已。

『甚麼？已經十一點了嗎？快得很！』陳飛翰君轉向我說，『Mr. 趙，你可不能回學校去了，校門不是上了鎖了嗎？今夜在這裏睡覺罷，不要緊的。好嗎？怎麼呆呆地一聲亦不響！』

他不由我分說，便拉着我走向屋裏去。白衣的女子在後面默默地跟着。草芒凝着露光，蟲聲更加喧鬧，的確夜已深了。我們的身上都浸着在月色的嫩涼裏。

陳君很高興地一邊走着，一邊吹嘯。我却靜靜地聽着背後的輕脆的足音。……

我被陳君引上樓去，走到露台上。露台好像浴在迷茫的光波中，浮在浩瀚的蟲聲裏。傍短欄擺着一張藤几，圍着三張藤椅子，月色在几上和椅屏畫着一條白線。

我們對面地坐下來。陳君仍繼續地吹嘯着。我望一望樓外夢幻一般的樹林和夜空裏瞌睡着的禮拜堂的尖頂；又閉了眼睛細細地享受着奇幻的夏夜的沉醉。一種超乎哀樂之外的情緒，瀰漫了我的心。

在恍惚濛糊間，我又聽到那剛才一樣輕脆的足音了。我張開了眼睛，看見那個在園裏用悅耳的高音叫『飛哥』的女子，端着一碟冰凍的荔枝走出露台來，活潑而帶有點嬌羞的態度。她把荔枝放在几上，臉向着陳君說道：

『飛哥，這是媽媽叫我送來的。』她轉過身子，一溜煙跑了。

『姑母還沒睡覺麼？』陳君向她的去影問。

『就睡了。她今晚有點頭痛，不能夠出來陪你們說話，她說。』她的音
樂一般的聲音，和她的活潑的背影一同消逝去。

陳君笑着臉，讓我吃荔枝。鮮嫩的荔枝香，沁透了人的靈魂。

『飛哥，你來！』又是那種迷人的聲音，從裏面傳到露台來。

『甚麼？』陳君笑着說。『有甚麼事情？』

『快來呀！』

陳君放下手裏的剛剝了一半的荔枝，走進樓裏去。接着傳來一陣唧唧的
聲音，忽然陳君又嘩然大笑起來。

我呆瞪瞪放在几上的鮮麗的荔枝，暗地裏懷疑着他們在說我。我不會太

不講禮麼？我可做錯了事情麼？

嘩笑聲已來到我的身旁了。我抬起頭來。陳君拉着那白衣的少女，走到露台裏，一面笑，一面說道：

「怕甚麼？怕甚麼？不要假怕人罷！」

那少女擺脫了手，忍着笑臉，掠着亂披到雙頰間的短髮，半羞半惱地瞪着陳君一眼。

我站起來讓坐。陳君仍帶笑地爲我介紹道：

「這是我的女小主人，她是一個女詩人，女音樂家。」

她急得跺着腳罵道：

「你瘋了嗎？誰說的，誰說的！誰說我是……？」

陳君大笑起來。於是我們都坐下。不知爲着甚麼，我的心志忑忑地響

着，有點偏促不安。

『怎麼不說話了呢？有甚麼關於尸的，死的問題，提出來請教你所敬仰的趙大作家呀！』陳君對她說着，又笑將起來。

陳君的玩笑太難堪了。她漲紅着臉龐，站起來向我輕點着頭，又一溜烟走了。

陳君假裝抱怨地說道：

『你又怨我不同你介紹，介紹來着，你又不說話，真是！』

我那時很想詳細地問陳君關於她的一切，但是我又覺得有點難以開口。

我只是暗地裏怪他太糊塗。真的，那裏有人把他的女友介紹給一個朋友，像他的那樣開玩笑的介紹法呢？連她的名字亦沒有告訴我！

二

第二天的早晨，當東方才放出一抹軟紅的時候，我已經起身了。全屋裏仍縈着沉酣的夢痕。我穿了白竹紗的大襟衫和白囉囉的西裝袴，臉亦沒洗，口亦沒漱，靜悄悄地走下樓來。我因爲一夜不能安眠，擾起了心頭的無限悵惘。我在曉色初開的庭園裏散步着。夜痕好像感到幻滅的悲哀，在草樹的葉兒上灑滿了淒涼而且潔白的淚露。

園的西邊，有一座別緻的茅亭，柱子纏繞着長春藤，在朦朧的曉色裏，越顯得格外清幽。我沿着花徑走到亭裏去，一盞微羽的電燈無聊地掛在亭心，好像在灰黯裏照着夜魂的歸路。亭子的中間放着圓面的雲母石檯，週遭

亂擺着幾個瓷墩。青色的細蟲在白色的石檯上磕睡着。亭外圍着無限的懵騰的烟景。早祈的鐘聲，好像襯着曉天的行雲，慢慢地，疏疏地傳遍天宇，在喚醒塵寰的殘夢似的，却有些誤墜在這園子裏來了。

我在亭子裏悶立着。我那時覺得我的破碎的春夢之心正需要一種溫柔而且熱烈的東西來填補。但是到那裏尋找着這東西呢？我可亦配享受麼？……

這時候，在花叢底嘩的一聲跳出一個人來，把我嚇住了。一個穿着軟紅的DRESS的女子，狂笑得蹲在地下，全身將會溶着在濃綠的草地上。她的黑髮蓬鬆的頭被夾在一雙雪白的臂膀的中間。她就是我不知道她的名字的屋裏的女小主人！我不由驚奇地道：

『甚麼！』

她猛然立起身來，好像失望地驚呼着：

「啊——啊！」

立即，她變得很莊嚴的樣子；很有禮貌地站在我的面前，她的白玉般的手兒垂攏着，下意識地檢弄着她的前面的衣裾。她的臉龐轉向亭子近旁的幾株開滿着紅花的石榴樹去。狂憨的笑痕，仍縈在她的天真的眉眼之間。她呢喃地說道：

「我錯認是飛哥了，——真對不住，——趙先生！」

「哦！」我只含渾地應了一聲，自己却在想道：

「啊，多麼美麗而奇怪的一個女子啊！」

她用靈活的眼光睥我一下，又好像十分害羞似的。但是，她立即又嚙嚙着嘴唇，像要說甚麼又停止了。後來，她鼓着勇氣，說：

「趙先生，你不見怪麼？」

「見怪！……我才對你不住呢！」我覺得我的聲音有點震顫起來了。

「你起得這樣早！」

她又閃了一下活潑的眼波，她的淺笑替代了回答。

那隻鬆毛的小狗不知道在甚麼時候站在亭子那邊，仰着頭兒，張開着圓圓的小眼睛，望着牠的小主人，好像在問她碰見了甚麼意外的事情似的。

過了一回，她好像鎮定了自己了，她說：

「趙先生，你亦爲甚麼起得這樣早呢？」說了這句話之後，便張大着親切的眼睛在等着我的回答。

啊啊！那一對迷人的，有兩道高潔的光輝的眼睛，望得我多麼難過啊！我的心頭充滿着一種甜蜜的壓迫。我不知道怎樣回答她才好。

過了一忽，我很膽怯地（真的，我雖然曾經接觸過女人，但是對於她，

我確實很膽怯。」問她道：

『我可以知道你的名字嗎？Miss？』

『李——若——媽。』她像很羞澀似的說出她的名字來。

『若媽！多麼好的名字啊！』我不覺地讚美着。

她聽了之後，嬌嗔和怯怒閃過她的臉龐，化作驟然的微笑了。

『呀！好一種天真的少女的威權啊！』我自己默默地想着。我怕再說出

一些她所不喜歡的話來，我只回她一個微笑。

陳君的吹嘯聲從通門的大道傳來了。她倉卒地躲向石榴樹旁的一行美人蕉後面去。她又從綠葉裏露出臉兒來，急切地而又忍笑地低語道：

『請你不要說我藏在這裏！』

我微笑地點着頭，她已經不見了。隱隱地可以聽到忍笑的，和身子擦着

美人蕉的柔葉的微音。

『Good morning, Mr. 趙。』陳君走向亭邊來。他看見了我，便舉起他的手表示高興的樣子。同時，他的蒼白的臉皮和高瘦的鼻子也在皺動着了。

『Good morning, Mr. 陳。』我也答了同他一樣的外國式的問候，湊近他去。

『你起得真早呀！夜裏可睡得安穩？』

『謝謝你！真叨擾了！』

『哈哈！別客氣了！還是到裏面喝咖啡去罷！』他很真摯地握着我的手說。

我們一同走向屋裏去。我回轉過頭來，望着石榴樹，微風拂着翠葉兒，搖着綠色的影子。……那個美麗的少女躲向那裏了呢？多麼淘氣啊！……

喝完了咖啡，我還沒有見過屋裏的主人。我問陳君，他說：『還沒有起身。』於是我匆匆地同陳君告別，道謝。他亦很懇切地詢問我的宿舍的房子的號數，說他一定要去找我談談。陳君送我到籬門的旁邊，才要握着分別的手。

這時，若媽飛跑來了。她好像已經同我很熟識了的樣子，趨到我的身旁來，飄蕩的裙裾幾乎拂着我的袴子。她氣急地問道：

『趙先生，這麼快就走了嗎？』

我笑着答道：『是的。』

『不來了麼？』她的天真活潑的眼睛，閃着急切的光波。

『不敢再來叨擾你們了！』我打趣地說。

陳君和我都笑了。

她低下頭去，用着輕微而又堅決的柔聲說：『那麼，再會罷！』

我們就分別了。

在路上，我好像得了一種寶貴的東西而不知道怎樣措置似的，充滿着快樂，惶恐的複雜心緒。

我又直覺地決定道：

『她一定是他的情人！』

三

『她一定是他的情人。』但是，我又有一種不能抑止的念頭：我願意和她親近，長時間在她的旁邊，就是作一個不重要的人也可以。

我回校裏，整整幾天都浸沉在疲倦和惶惑的狀態中。我亦不到外邊閒逛去了。我鎮日不知道做甚麼。我記得，我曾試一試去安定我的心，從書架抽下一本王爾德的集子來看，我只見Woman, Soul, flesh, kiss, love, dream, Trine等字，像蟻陣一般，在白紙上爬行着；但是我什麼也不懂，我又把書丟開了。我呆坐着，望望窗外的一角夏天的蔚藍的天空，雲朵像一片片的白帆一般，寂寞地，緩緩地從上面駛過。有時，我好像把全身的血液集中在心房裏，在等候着，等候着或種悲涼的襲擊；有時好像一點血液亦沒有，心房只乾跳着，疼痛正在包圍着牠。

夜天裏的月亮，星星，和微雲，都是我的神，我的美麗的天使。我那時覺得，只有他們的神秘的光芒，才能夠安慰我的痛苦，我的心的傷痕，當我最淒涼最寂寞的時候。……這是何等空虛的安慰啊！

我從未嘗覺得有一年的暑天，同我遇見若媽以後那幾天那樣炎熱。我在午飯之前，總有洗冷水浴的習慣，尤其是那幾天，洗冷水浴簡直是我的惟一的事情。……溫涼的水龍管水，像噴泉一般灑向你的倦熱的肉體，是多麼愉快的感覺！……我洗了冷水浴後，神志清爽一些，但是那活潑而且淘氣的少女的影子，又閃到我的腦裏來，立即又復朦朧起來，消失了。討厭的蟬聲，拚命地嘶破地叫着。……

第三天，陳君揮着汗走進我的房裏來。

『熱呀！熱呀！』他說着便把他自己的身子掉在一張籐椅上。

我十分苦悶而且無精打彩地接待着他。

『你爲甚麼這樣懊喪呢？一個人光是坐在室裏尋章覓句，永遠沒有快樂的希望，唉！』好像在勸告着我似的，他又在自嘆着。

『絕望的希望，就是我的生命的前路了！』我沉鬱的說。

靜默了一忽。樓外傳來一陣陣的嘶破的蟬聲，那是夏天的苦悶的音樂。

『到咖啡店去！』我提議着。我禁不住那種苦悶。

『也好，去罷！』他站起來。於是我們到一家大學生常去的咖啡店去。大學生照例是窮的，所以那間專爲大學生而設的咖啡店是很簡樸，但是很清潔的。

我們一進門，便聽到電風扇的轟轟的混音，零星的銅羹碰着玻璃碟子的清脆之聲，和室裏的嫩涼而微香的空氣，都充滿着一種都市的病的情調。我在這樣的環境中，總會得到一刹那的快感的。——一種辛酸的快感。

陳君已經把身子擲在柔軟的沙發上，吹起嘯來。我却危坐着，好像有一股酸淚從心頭透到眼裏來。

穿白衣的侍女走過來問我們要甚麼。

『Strawberry。』陳君在她的臉部摸了一下才說。

雪白的手兒擎着紅紫的雪糕來了。在這一瞬間，我又憶起昨宵的冰凍的荔枝來。我的心脈脈地跳蕩着。……天真的聲音……清脆的足音……我坐在熱鬧的室裏，不覺悵然若失！

『我們喝酒罷！』我叫侍女拿兩瓶葡萄酒來。

『不要菜嗎？』她笑問。

『快拿酒來再說。』我說。

酒來了，那是多麼鮮紅的一種液體呵！

我靜默地喝着。一杯一杯地喝着，直至我感到我的頭腦有一點發昏了才
停手。

那侍女驚異地看着我。我記得，她是一個嬌小玲瓏的女子。她的臉上見着幾點雀斑。她說話的時候是照例地媚笑着的。而且她的媚笑在誘惑着我，像要和我激戰似的。

『這兒來罷！』我伸開我的手去。她便倒在我的懷裏來。我用力地挾着她，直至她銳聲地叫痛起來了。

『討厭的！』她從我的懷裏走開去，站在那裏假怒的說。

我的全身打了一下寒噤。我抱着頭倒在桌上。我嘆息着。那時陳君正在一杯一杯地喝着。

『嘆氣做甚麼呢？』他問着，又是呷了一口酒。他又皺着快活的眉頭，說道：『Mr. 趙，你看我不是一個淺薄無聊的人麼？是的，人人都這樣看待我，我也覺得滿意了！我怕深刻，有聊。深刻，有聊的人，社會却給他更加

深刻，有聊的苦痛和悲哀了！……人生是甚麼？社會是甚麼？正像一齣滑稽的喜劇！我願做喜劇的丑角！那可以給觀眾一種強烈的刺激，最少，自己也比較衛生一點！」他的面龐漲得通紅了。我也不知道他是爲着氣，還是中酒呢。

我默默地坐着，慘笑地諦聽着。

「可不是嗎？現在的青年，那一個不苦悶？不苦悶的不是青年！但是我有一個方法！我想用滑稽的態度去排遣我的苦悶！……」他長江大河般發揮他的滑稽虛無的人生論。他又帶諷刺地批評一切，——現社會和現制度。我也發揮一些追逐幻影的言論，直至慘綠的電燈照着我們的興奮的臉色。……

喝茶喝酒幾乎變成我們的習慣了。但是陳君總沒有一次和若媽一齊到這樣的地方去。我有一次乘興地問他，他說：

「女子不是和我們一樣的啊！」

「爲甚麼？」我驚異地問。

他用着很莊嚴的口氣說：

「理由是不充足的，但是我很不願意她亦變得同我們一樣可憐。」

「你很愛她麼？」

「是的。」

「你亦承認了愛情麼？」

「愛情我是不承認的。不過，她確是一個可愛的女子。是嗎？你以爲怎樣？」

我雖然有時去訪陳君，但是若媽總是和第一次見面時一樣地接待着我，那樣的活潑，那樣的淘氣，好像一隻靈活的兔子。當他這樣問我時，我的腦

裏又現出她的嬌噴，……她的笑貌，……她的眼睛，……她的嘴唇……。我沉默着。他亦攝着嘴唇，吹噓起來。

有刺激性的淺絳色的衣角，在對面的只遮了上半的對門裏，逐着室裏的電扇風，在閃着迷離的幻影。……啊，肉的偉大的情調啊！……

有時，我們亦訴說着自己的過去的過去的生活。我亦嘗把我的性的犯罪和懺悔含淚地傾吐出來。他惟一的勸慰方法是：

『滑稽些兒罷！』趙，人生是無情的！』

有時，他又滑稽地說：

『願你的心的傷痕，和那個私生子一同誕生去了，死掉了罷！』

他亦是生長在一個半專制半自由的家庭裏。他從前亦嘗因婚姻的事和家庭一場鬪鬧，但是，後來因升學的問題，遂把婚姻的自由犧牲了。我遇見他

的時候，他雖沒有結婚，但是同我一樣，父母爲他代定了。

對於這問題，我們議出了一種可憐的慰解方法，就是：

『爲自己讀書，爲家庭娶老婆，這是對付這畸形社會的好辦法。』

但是，陳君有時性子發時，——那是當他喝了幾杯薄酒的時候，——他大聲地詛咒道：

『讀你娘的書，戀他媽的愛！』

接着我們握手狂笑起來。

我們就是這樣地度日。我們願把舊時代的一切打碎，剝裂個淨盡。我們亦願意做一個世紀末的帶病態的青年，縱情地，爛漫地，頹廢地追逐着一種痛苦的快感。因爲我們的青春的火在燃燒着，而一切的事情都是那樣的奇幻，那樣的不堪設想！……我們痛飲狂哭，嘲罵一切，簡直是發狂了！……

「發狂！我們真的發狂了麼？我們今天可不要這樣瘋狂了！」當我清醒而感到一種刻骨的痛苦的時候，我常常向陳君這樣說。

「不！不狂又將怎樣呢？」陳君躺在沙發上朦朧地答。

四

我和陳君一天一天地親密起來，同時亦和若媽漸漸地混熟了。但是我關於她的一切事情，家世都不很明瞭。陳君又好像秘着不說的樣子。若媽的母親，——女主人——我亦從未嘗和她見面，亦好像在避着我似的。不過我從各方面考察起來，若媽的家庭好像很簡單的樣子；若媽的母親是一位寡婦，一個喜歡睡覺而惰於動作的老婦人。

有一天，我走到槐花路找陳君去。槐花的香氣像在歡迎着我。新晴的下午的陽光，軟軟地鋪在草地上，晒在翠葉上。我直走進那半閉着的籬門，闖進屋裏去，一個人都沒有。全屋裏都被庭園裏的蟬聲裝滿了。我急急的跑上樓去。

「誰呀！」傭婦在樓梯下面問。

我在半梯處轉回頭來，答道：「找陳少爺。」

「陳少爺已經出去了。」

「甚麼時候？」我問。

「雨剛晴了的時候。」

「啊啊，他一定去找我去。真糟！」我說着便要轉下樓來。

「是那一個呢？」樓上傳來一個婦人的聲音。

「是我。」我又繼續走上樓去。

從房裏走出一個大約五十多歲的婦人來。她的皮色白得像養在實驗室裏的植物一般。她用着短肥的手指舉起架在她的扁平的鼻梁上的金絲的凸透鏡，緊蹙着差不多看不見毛的眉頭，半閉着她的眼睛望着我，好像在注意着我的胸部，——因為她太矮了。但是在她的態度和容顏的總和看來，她的過去的青春是美麗的，活潑的。她的手指上的戒指金得發光，好像在幫助着他的主人的眼力似的。她呆望着我，過了一會，才有禮貌地向我問道：

「先生貴姓？」

「趙楠。」

「啊，趙先生！請！請到裏邊面坐！」她把她的肥得打不響的腰肢動了一下，讓我進會客室去。「姨娘，泡茶來呀！」

會客室的陳設很華麗，但是好像很久沒有人到過的樣子，椅子上蒙着灰塵。她一面用着雞毛撢在拂着一張沙發，一面在罵着傭婦偷惰，連桌子亦不拂拭。我想：她一定是陳飛翰君的姑母，這屋裏的女主人了。

她讓我坐在沙發上，她自己拂着對面一張腕椅，把胖大的屁股塞將進去，滿滿地擠着椅子的週遭。這時，她已經轉不過氣來，急喘着。

「趙先生多大年紀？」

「二十一歲。」

「我以爲你才十八歲呢。看來這麼活潑，這麼年青！要是我的兒子不死，現在怕比你還高呢，唉！」她抬起頭來凝視着我。她的胖胖的面龐，繫着一種慈祥而寂寞的愁痕。這種愁痕，不像光是因爲她的兒子的緣故，而且含有一種生命久被無生趣的環境所禁錮而鬱結起來的表現。

那時，我被一種無端失望的情緒所圍困着，我覺得心頭十分懊惱，十分憤恨。但是爲誰呢？我說不出。我再亦坐不住了，我站起來告別。但是，她，那個肥胖的婦人却殷勤地留着我，說天氣熱，吃了晚飯才回去。她的殷勤的態度，真令我討厭！……啊，我從不曾見過一個比她更殷勤，更可厭的婦人啊！……她用着短短的手指把我的帽子搶了過去，硬要我留住！我終於強不過她，痛恨地坐將下來。

她開始打開話盒子，述說起她的苦況來。

從她的口裏我才知道她是一個嘗經富過的寡婦，現在只存一二萬塊錢存在銀行裏。她只剩下若媽一個女兒。若媽今年已經十六歲了，在東村的一個教會辦的培文女學念書，已經是中學二年級了，是個淘氣的女孩子。……

我聽了她說及若媽，心頭的厭惡才緩緩地平服下去，和她攀談着。

傭婦運着她自己的笨重的身子，托着茶壺和杯子進來。她好像怕她的氣喘不過來，特爲她自己脫了兩個門齒，翹着嘴唇，助着她的小鼻子的呼吸。一隻鬆毛的哈叭狗活潑地跟着她進來。

肥胖而殷勤的女主人看見了牠，便叱牠出去。牠搖着尾巴在門外望着。牠聽到一陣樓梯的足音，便走到樓梯的扶欄去，輕輕地吠了一聲。

『Henry！你瞎了眼睛嗎！』那個我在庭園裏聽見過而永遠地印在腦裏的女子的高音，從門外傳進來了。

『啊，她來了！』我的心又跳動起來。

『媽媽！媽媽！』若媽像很高興地叫着。

『這裏呀！趙先生來找你們呢！』她的母親斜睨着我說：『你看世上那有這樣不規矩的孩子，人還看不見，便噪將起來了！』

若媽穿着一件白絲短衣和長長的黑紗裙子，匆匆地走進客室裏來。裙子下面的一對白皮鞋，好像兩隻白鴿子在地上相追逐着一般。那隻哈叭狗又跟着進來，在她的裙子的左右跳躍着。

我極力保持着鎮定的態度，慢慢地站起來和她點頭，我覺得我的臉十分紅熱。

『你能夠來了嗎？』她活潑地閃我一眼，便走到她的母親的身旁，坐在椅屏上，低着頭同那婦人說她剛才所看的影畫戲的情節，好像室裏只有她們母女兩人的樣子。

『飛哥呢？』

『他，他……』若媽睥我一眼，停止着。

『我坐在這裏做甚麼呢？』我自問着，立起身來。

「趙先生，坐得倦了麼？我們陪你到園裏走走去罷。」那女主人亦從椅上把自己的胖大的身子撐提起來。

「媽媽，不要你去，你上下樓梯很辛苦，還是我陪趙先生去罷。」她活潑而帶羞怯地對我道：「趙先生，我陪你去，好嗎？」

「謝謝你。」我幾乎不知怎樣答她。

她已先走出門外了，我在後面。我還聽見她的媽媽在會客室的門口吩咐道：

「散步一會兒便回來吃飯啊，不要到外面去。」

「不回來了！」若媽負氣地說。

我們都笑着，走到庭園的草地上去。

圓形的斜陽光伸展着在雨後如茵的草地上。疏鬆而暖和林葉香，熏醉

了滿園的景物。我們沿着通籬門的灰路上走去。我很願意和她並肩地走着。晚風吹拂着她的輕靈的長裙，在茂草薰上來的綠色的氣氛裏飄舞着。三隻五色的蝶兒，翩翩地在她的裙邊飛繞着，好像要和她的裙子比賽跳舞似的。那個舞得更妙呢？誰能夠說呀！……那隻哈叭狗在我們後面跑了來，跳上前去，追捉着那蚨蝶。牠們又比翼地掠過若媽的短髮蓬鬆的頭上，憑着風兒，捲上碧空去。頑皮的哈叭狗伸長着舌頭，沒趣地望着，低吠了一聲，又在她的旁邊跳着，走着。

我們都緘默着，從左邊的小石徑走上茅亭去，又沿着籬邊轉向槐蔭下來，終於立在草地上。哈叭狗亦蹲伏着在我們旁邊。

她蹲下去撫摩着那狗的身子，又抬起頭來睥我一眼。

我站在她旁邊納悶。……她爲甚麼不說話呢？她在惱我麼？……一陣酸

楚的，忍不住的眼淚，幾乎溢到眶外來了！但是我却沒有問自己爲甚麼亦同她一樣地緊閉着嘴唇啊！……啊，假若我是那哈叭狗的身上的一條赤褐色的光滑的柔毛啊！……

「趙先生，這狗兒可愛麼？」她微笑着，露着她的雪白的牙齒。那牙齒雖然稍嫌大一點，但是映着她的紅熱的嘴唇，仍然十分可愛。

我很想答她一句很能够打動她的心坎的話，但是我只說道：

「是的，很可愛。」

於是我們談起愛的問題來。她問我愛甚麼。我說：

「我愛一切的像叭兒狗一樣被你撫摩過的東西。」

她拿着一塊泥土，天真地而又淘氣地說道：

「那麼，你愛這個嗎？」

『我愛牠，因為是你的手拿過的。』我真懇地說。

她狂笑了，說道：『給你罷！拿去！』

我顫着手兒接了過來，擊着在掌心裏。

『丟了罷，真傻！』她從我的手掌上把泥塊打落。我輕輕地觸着她的柔荑的手。她忽然低下頭去，臉兒變得緋紅了。

一陣濃烈的花香飄了過來。

『啊，這麼香呀！』她銳聲地讚歎着。

『那是槐花的香氣。』我指着幾株翠葉離披的槐樹說。

『真香呀！』她站起來說。『趙先生，摘一朵給我！』

我企着足尖，仰着頭，盡力爲她把花摘下。她猛然搶了過去，嗅一嗅便塞到我的鼻孔來。柔和的花絲微觸着我的鼻端，我全身感到一種愉快，一種

甜蜜的愉快；那愉快蒙着我的綠色的夢痕，直至我感到我的春夢的幻滅的時候。

「槐香真好啊！」她微笑着，把頭湊近我，說。「趙先生，詩難做麼？我想做一首槐香的詩，但是我不知道怎樣地做才是詩呢。」

「詩是摯情的流露，只要你對於槐香起了一些甚麼情緒，就這麼寫了下來便成詩了，有甚麼困難呢？」我鼓勵着她。「你就做罷，這下子。能夠嗎？」

她低着頭弄了一會槐花，又深深地嗅了一下，笑道：

「不做了！我不會，請你做罷！」

「你們在玩甚麼呢？」趙，我去找你找不到，原來你已經先到這兒來了。」陳君走向我們來。

『對不住，』陳。』我和他握手，道歉。

『不要鬧，不要鬧！讓趙先生做詩罷！』她嚴重着態度，說。

陳君的手緩緩地從我的手裏縮了進去，同時臉上驟然現出一層不快的表情。

只有沉重的濃香，填補着靜默的空氣。我再也不能夠停留了，我和他們說了一聲再會，便立即走出籬門，回學校裏去。我連帽也沒有上樓去拿，直至第二天。……

我覺得在我的後面有兩對凝視着的眼睛，一對是驚異而且親切的，而別一對却是含着妒意的。牠們都集中在我的向暮色蒼茫裏消失去的背影上。

五

有一天的早晨，九點鐘的時候，陳君和若燭到宿舍來找我。我真高興極了！她居然到我的房裏來了啊！我一面讓他們坐，一面忙着整理着亂堆在牀上，桌上的書籍。……啊，我那時真是高興得心昏神亂了！我連那個跟着在他們後面的新的女客人（那個我現在亦還記得的她！）也沒大理會到！我只注意着若燭！她這天穿着一套短的衣裙。雪白的頸項和手臂全都露在外面；她的潤滑的皮膚，疎透着青春的嬌艷的輝光。裙子下面伸出一雙穿着肉色的絲襪的小腿。那雙美麗的小腿，平行地擺在藤椅子的前面，多麼動人啊！那樣的苗條，那樣的渾圓！她坐着，有時動一動她的半躲藏在白色的平底鞋裏

的脚。鞋頭綴着深紅色的方形的玻璃珠，在烟着烟着。牠的被日色的軟帽的邊緣微微地隱去的眼睛，在閃視着我，跟着我的動作而轉動着。有時，當我的眼睛偶然和她的互相碰到的時候，她的蛋形的臉上立即顯着一痕的微笑；她的鮮紅的嘴唇微動了一下，輕露着前面的白而且大的牙齒。那牙齒是她的缺點，亦是她的美點。

『快點穿衣服，快點穿衣服！』陳君疊聲地催促着我。

『到那裏去呢？』我問。我已經知道他們是想到甚麼地方去遊玩的。因為陳君是同那夜我在東村碰見他時的一般裝束而且肩上背着一個熱水壺。

『快穿罷！不要問了。』

『是的。快穿！快穿！自然有地方去！』若嬌笑着說。『噯！我真傻，還沒有同你們介紹呀！』

「是的。未請教。」我才注意到那女客，向她點了頭。她紅着臉，低微應了一聲，低得我以為是蒼蠅飛過的聲音。

她只穿着一套樸素的女學生制服。她的顏容十分清瘦，甚至有點憔悴了。尤其是坐在若媽的旁邊，她越顯得羸弱，可憐。她的沉思的眼睛，她的蒼白的雙頰，她的纖纖的瘦手，她的恬靜的舉動，無一處不表示出她是一個羸弱，多病，而且善於沈思的女子。她的薄薄的嘴唇，時常無目的地微顫着，好像兩片在微風裏的罌粟花瓣似的。她的眉頭，也像被她自己的一種甚麼憂愁的重負壓得低蹙了。蓬鬆的短髮斜覆到她的眼角，因此她的臉龐越顯得長長的了。

「甚麼？不敢大聲點說你的名字麼？」若媽嘲着她，又向我道：「她便是我和你常常說及的素因姊姊，姓董的。」

「啊！Miss董！」我注視着她。我那時回憶起若嫣和我說及她的那一段話來：

——她是我的頂好的同學姊姊。她是一個聰明的藝術家。但是她不很有錢，她是一個窮苦的學生。她的家，在離T市不遠的羅山村，本來是一個貴族，但是破敗了。她沒有母親，她的母親被父親逼死了。她的父親說她不貞節。……

「好麼？趙先生？我有這樣的一個姊姊呀！」

「很好！很好！我很羨慕你。」

「那麼，就給你罷！」若嫣爽快地說。「可惜她大你一歲了。」

「她怎麼知道我的年歲呢！」我暗自驚怪着，

我記得，那時素因被若嫣開了一回玩笑之後，她半羞半怒地默坐着。有

時，她從她的眼角漏出一陣在考察着我的光波。

『媽！夠了！這樣發狂似的！』她好像若媽的親姊姊一般地，莊重地說。

若媽斂住了笑容，背着素因向我們做着孩子氣的鬼臉。

陳君哈哈地大笑起來。

『若媽這小妮子！』我在心裏想着。

『因姊！媽姊！要去了嗎？快點！太熱了！』一個十五歲左右的孩子在門外走進來。他是一個活潑的孩子，我常常在中學部的門口碰見他。他亦像同我很熟識的樣子。

『趙先生！你認得他麼？』若媽指着他問。

『有點認得，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一面穿衣服，一面答着。

『他就是她的弟弟，董樹蕙。他在你們這裏的附中讀書。』若媽說着，

柔和地向那孩子笑着。

『你不過來叫我陳先生嗎？』陳君和那樹蕙開玩笑。樹蕙本來是不怕人的，但是因為我們六隻眼睛都集中着他，他也紅起臉來了。

若媽在抽屜裏搜得一個 Tennis 球，便和樹蕙鬧着玩起來了。

樹蕙的樣子全不像他的姊姊。若要勉強地去尋找時，只有他的那一雙眼睛在停着不動的時候，可有一點兒和他的姊姊相似，一樣地帶着沉鬱的美。那兩個黑而且深的瞳子，好像在探討着一種神祕裏的秘密似的。但是，他的眼睛幾乎沒有靜止的時間啊！他的體格很強健，皮色微赤，好像在說明他是從農村裏長大起來的。他因為他的姊姊暑假不回家去，亦得家庭的允許，同在T市度着鬧市的暑天。他後來嘗對我說：

『楠哥，我真高興住在這裏。這裏甚麼都便當。雖然熱一點，但是有冰

淇淋吃。那已經夠好了！……」

當我穿好了衣服的時候，我問他們道：

「你們當真要到那裏去呢？」

「遊山去。」陳君答。

「青雲峯麼？」我高興地問。

「噯哦！青雲峯不是更好嗎？」若媽站了起來，用着她的靈活的眼光，

問着素因。

素因微笑地點着贊成的頭。

「好的好的，可是太遠了。午飯怕要在山上吃風罷。」陳君滑稽地說。

「怕甚麼？買東西去吃！」樹蕙企着脚尖跳躍着。

「你們本來想到那裏玩去呢？」我問。

『不必講甚麼本來不本來了。我們就到青雲峯去。預備一點麪包就完了。』素因亦高興地說。她的聲音細長而且有點兒抖顫，聽來好像很清楚的樣子。

『好的！我們就去罷！買麪包去！坐長途汽車去！』若媽的銳利的聲音，在室裏旋轉着。

『媽！來罷。』素因叫着。若媽很柔馴地走向她去。她同她理一理後裾褶皺了的衣服。『你真像一隻小猴子，沒有一刻鐘恬靜！』

若媽偎依着素因，她們走向門外去。素因掉轉頭來，說道：

『我們去罷。』

陳君緊跟着在她們的後面，我用右手搭着樹蕙的肩，和他商量買荔枝，西瓜，和麪包等東西，預備到山中舉行一次快樂而且豐足的 Picnic。

六

那一天的天氣十分晴和。我們在街上買了許多餅食和生果。每人的手裏都拿着一大包東西。炎熱的陽光曬遍了寰宇，白色的微雲停滯在蔚藍的天空裏。馬路上的三合土已經被曬軟了，而且熱得很，雖然還不到十點鐘的時候。

『我們坐汽車去罷，每一個人不過兩角小洋呢。』我說。

『誰說不呢？』若媽閃着驚奇的眼睛。汗珠濕透了她的緋紅的臉，好像遇雨的蘋果一般。

『要是不坐，我會被曬死在半路了！』素因這樣說。她的眼光向前面的

延長而熱得發火的馬路望着。熱力亦鼓勵起她臉上的青春的嬌紅了。

樹蕙已經先跑到汽車站的旁邊坐在一駕待發的汽車上。那汽車咯咯咯咯地喘着氣，好像一匹跑了不少路的倦乏的黑馬。

我們五個人恰滿一車，於是汽車開始走動了。路既不平，汽車又壞，顛簸得很。樹陰，日影在汽車的兩旁溜過去。遠處的山頭在雲端移動着，變易着，好像地震了似的。一陣涼，一陣熱的風片，從車的左邊射向右邊，有時在車裏掀着若媽和素因的裙子。陳君又是吹嘯着。樹蕙吹得更妙，好像吹着一枝笛子。我攝着嘴唇和他配着 *Music*。蟬聲有時在甲的篷頂溜過。

『還沒到，真討厭！』若媽說。

『那個綠樹茂密的山谷已經看見了。你看！』陳君指着遠處的兩座莊嚴而且高大的山的接合處說。

一會兒，那山谷又被一片斜坡遮蓋去了。

約莫十一點鐘的時候我們到沙村了。那是長途汽車的最終站，是山村的交通要道。村前有兩座比較清淨的茶樓，還有一行低矮的小店鋪。幾輛馬車停在大道的旁邊。駕着車子的馬好像很厭煩似的，時或動一動牠的蹄子，尾巴在身上無效果地驅趕着蒼蠅。

我們的汽車在一間打石鋪前面停住。我們下車來。一駕裝滿着農民的汽車從我們的旁邊爬了過去，嚇得若媽失利地叫了起來。素因忙退到我的身旁，幾乎全貼上了我，在罵道：

『這樣地亂來，真少見！』她又鎮定地微笑了。

打石聲，馬車的鈴聲和汽車的輪子輾軋着沙粒的粗聲，鬧得低低的屋頂的麻雀羣亦沒有休息的可能，只是在屋簷的前面捲來捲去地飛着，噪鬧着。

『還是到茶樓上歇一歇罷。』我說着，已走到挹秀樓的門口了。

『就在這兒罷！很涼呢，樓外的風景亦不壞。你們看，青雲峯頂的太陽，是何等的可怕啊，連石頭也會被曬出汗來呢！』當我們走進了樓上一間朝南的廳房的時候，陳君把他手裏的東西丟在梨柴的睡椅上，走到樓欄迎着薰風，這樣的說。才到半途便想縮回去，那是他的本性。

『你這人亦太滑稽了。這麼容易滿足的麼？』我亦走到樓欄來。樓欄面着一個小小庭園，槐葉和柳條都在閃動着和風的過影。綠色的葉香飄向樓裏來，暗提起我的懷鄉的情緒。

樹蕙跳出來嚷道：

『飛哥，真的不上山去麼？……趙先生，是真的嗎？』

『誰說的？』裏面蕩來若媽的尖銳的聲音。

『你的飛哥……』我想到昨天晚上晚上的情景，我咽住了。

若嫣從裏面像燕子般穿出來：

『甚麼？甚麼？誰說不去？』

我笑着，望了陳君一眼。他用滑稽的口調說道：

『沒有，是下面的馬說的！』

我們都笑了。

『喝茶來呀！』是素因的帶顫而悠揚的聲音。我們好像被那聲浪只一捲，便捲到樓裏去了。

『你們笑甚麼？』素因帶笑地問。

沒有一個人回答她。

她立即望向樓外去。她的眼裏濕着一層薄薄的淚痕，好像無限淒涼的樣

子……我真沒有再看見過一個比她更易感的女子了。

我們默默地喝着茶。忽然一陣牛馬的糞味飄進裏面來。那是多麼難堪的一種臭味啊！若媽第一個跳將起來，敏捷地從襟角拖出一條小小方巾掩着鼻子，迫不及待地催促着我們：

『快下去！快下去！』她本來是不喜歡着簡陋和不精美的東西的：因為她的生活很好。

『啊！這麼香的一間好茶樓啊！』陳君故意用着讚嘆的口氣說。

若媽拖着素因下樓去了。陳君緊跟着她們。

我和樹蕙收拾了東西，算還了賬，下樓找他們去。

我立即發現了一幅美麗的圖畫來：在傍着澗水的一帶竹林的小路上，素因一個人緩緩地走着。她的黑髮，微微地迎飄蕩着。她的肩子，遠遠地看

來，好像更加瘦削。她的手，有時縮到胸前，或緩緩地垂下來，輕輕地擺動着。她的娉婷的影子，在竹林裏，在泉水旁，是那樣的瀟灑而且高潔，好像神話裏的泉水之女神一般。那是我第一次感到她的一種特有的美點。我忽憶起顯格微支的『泉邊』的那一篇小說來。

『好一個小說裏的愁苦的女主人啊！』我自說着。

『趙先生，你在說誰呢？』樹蕙閃着活潑而懂事似的眼光，有意地問。

『說你！』我笑起來了。

『我已知道了，你在說着姊姊！』他半行半跳地走向前去，叫道：『姊姊！……』

『樹蕙！』我用着眼色禁止他說下去。我趕上前去，問素因道：

『他們呢？』

『在前面罷。』素因微笑地答。

『怎麼跑得這樣快！』我望向前面去。一帶都是茂密的竹影和潺湲的泉聲。那路筆直地通到斜坡去。無數的日影在紫色的野花上閃動着。我的心已經被涼意所陶醉了。

『有魚！』樹蕙把東西攔住石上，捲起袖子捉起魚來。

我和素因站在泉邊看着。

『真有趣呢！』素因說。『要是在我們的故鄉，我一定天天都駕着船，在村前的小溪浮遊着了。』

『你們的故鄉很美麗嗎？』我問。

『是呀，我們的羅山村，四圍都是高高的山嶺，嶺上滿蓋着松林，好像綠色的玉冠。從萬山的泉水匯合成的清溪，流過村前。兩岸都是蒼鬱的竹林

和松樹。我最喜歡和弟弟駕小舟到溪的轉角的水涯。那邊在一塊大的峭壁擋住去路，水也深得變成青藍色了。從峭壁間斜伸出兩棵老松樹來。我們繫舟在松樹的低極上，釣着魚，嶺上的松濤，一陣陣落到水心來，石壁也共鳴地響着。那真是莊麗的好風景啊！」素因好像在追尋着她的腦裏的印象，呆望着青天色內的竹枝。

『是的，真是妙景啊！但是你又爲甚麼不回去呢？』我問着她。

『唉！故鄉的風景啊！……』她微喟着。她的眼眶也變紅了。

一股幽涼的悲哀，從我的心裏浮到眼裏來。我那時便覺得她一定有許多不願意回家的說不出的苦痛，好像我的一樣。

這時，陳君立在半山的一塊大石頭上唱起歌來。

『……你太偉大了！太神秘了！』

而且，那樣的莊嚴，教我不敢近你了！

啊，大自然啊！給我，給我一點兒安慰罷！」接着就是他的狂笑聲。

我和素因緩緩地走上山去。路上的石子和沙粒，在我們的足下發出沙沙的聲音。

「你們真太懦弱了，走到這會兒才到！」陳君淡淡地說。

若嫣坐在泉邊的樹影下的石頭上，怒視着急湍的泉水，全不打理我們，好像在惱恨着誰似的。

我走到她的身旁，笑着問道：

「這裏涼嗎？」

出我意料的是她不理我！把東西丟在她的身旁，我呆呆地站着。失望和痛苦而帶有一點兒怨恨的心，使我幾乎哭起來了！雖然，我不知道她對於我

有沒有愛。那時，我確知道我在熱烈地愛她了，而她亦好像很喜歡和我親近。……啊！她是太活潑了，太天真了，好像一朵美麗的香花，鎮日在艷陽暖風裏跳舞着，媚笑着，無憂無慮地生活着，全不知道夏天過後，秋天會來臨呢。她亦許需要戀愛罷？但是，不過一種朦朧的憧憬罷了。……

素因亦走到她的身旁來了。

『媽，呆着做甚麼？』她用她的纖手撫摩着若媽的短髮。

『不要動我！你不是好人！』若媽擺脫了手，怒着眼睛，仍不轉過頭來。

『甚麼？』素因顯出一種又痛苦，又怨恨，又驚異的表情，顫着她的淒楚的高音。

『噯呀！』若媽好像醒悟過來似的，猛牽住素因的手。素因坐下去。若

媽把頭靠在素的懷裏，純潔的，晶瑩的淚珠，從她的美麗而且活潑的眼裏滾了出來了！

『我的媽！甚麼事？』素因親切地問，緊緊地擁抱着她，也陪着她流眼淚。

那真叫我驚異得很！

『爲了甚麼事呢？』我終於忍不住口了。

但是，若媽鑿着眼淚只望了我一下，好像在說：『你不能够知道呀！』
炎熱的太陽 薰蒸着暖和的葉香 在我們的週遭流蕩着。大自然的正午的靜寂，瀰漫了山間的景物。綠的斜坡上，時或閃着蚱蜢的展開的翅膀，已是五。十。的時候了。陳君不知道到那裏去了。樹蕙也還沒上山來。於是我找他們去。我在山下的竹林裏把樹蕙從泉水裏拉了起來。他全身幾乎被泉水濕

透了。他捉到幾條魚。他高興得在斜坡翻筋斗。陳君找不到，我真不知道到甚麼地方找他去了！

『我們吃罷，理他呢！』若媽憤憤地說着，打開了紙包，拿着一只滿着黑點的香蕉。『這樣的香蕉吃得的麼？差不多爛了！』她俊俏地，鬧小姐脾氣地把牠丟到泉裏去。同時，她的嘴唇撮尖着，好像很厭惡着牠似的。

『樹蕙，找飛哥去！』素因命令着她的弟弟。

『那兒找去呢？這麼大的地方！』樹蕙不願意地說。

『從那邊去找罷。』素因指着通山谷的一條小路，說。

樹蕙去了。

『不要找他！』若媽高聲地叫着。她的玉潤的手抱着膝蓋，怒容可掬。

『爲甚麼呢？』我脫口這樣說。『他是你的飛哥啊！』

『誰的哥哥，我沒有哥哥！』她含怒地瞪着我，又微微地笑了。

我不覺悔恨起來。我沉默着。『對不住呀！我的親愛的小妹妹！』這是我所想說的話，但是我仍然沉默着。一切都沉默着。沉默包住了我的心和泉裏的被流水流不去的人影，雖然泉聲潺湲地響着。

『飛哥在下面的泉水裏洗澡呢·真快活！』樹蕙跑了回來·高興得連氣都不願意抽似的說。

『究竟他來了嗎？』素因說。她一面打開紙包，烤赤的麪包好像很舒適地疏鬆着他們的身子。她又微笑地對我說！『真有點餓了。』

若媽和樹蕙已經互相的爭搶起荔枝來。他們的笑聲，他們的追逐着的人影，好像把大自然的莊嚴打破了。若媽亦好像把惱怒忘記了。荔枝一顆一顆地散在地上，石上，有的很快地滾到泉水裏去。我帶笑地在地上拾了起來。

素因只是坐在那邊笑着。

陳君從那路轉了出來，抱住了樹蕙，大聲地說道：

『我幫你捉住了！他拿了你的甚麼？』

若媽很快地把她的身子轉了過來，走到素因的旁邊，把腿兒一伸直，便坐將下去，一理亦不理他。

樹蕙被挾在陳君的臂裏，掙扎出手兒來打着掌，捶命叫着，羞着他，好像藉此來復他被抱住的仇。陳君沒趣地放了手，走到素因的身旁，靜靜地拿了麪包吃着。

素因亦好像不大打理他，只淡淡地笑了一下客氣的笑。

我那時亦不知道爲甚麼，只覺得手足不知所措。……受了若媽的笑落，是何等的光榮的事啊！……我那時是嫉妬呢，是羨慕呢？我真的不能夠說。

我下意識地捲起了袖子，向水裏撈着一只荔枝。

『多一只！多一只！快撈！快撈！流下去了！』若媽天真地笑着，急叫着。

我看見一只荔枝從上面隨着泉水滾轉下來。我帶着滿足而快樂的情緒把牠撈起，好像在拾着黃金的蘋果一般的愉快，驕傲。好像從泉裏傳來一種神秘的聲音，向我的耳邊說：

『勝利了！你這愛情的驕子啊！』

『楠哥！』若媽忽然這樣親熱地叫着……以後她仍是這樣的叫我。

我立起來，我沉醉在她的音樂一般柔和，蘋果一般甜蜜的聲音裏了。

『給我！給我！楠哥呀！』她的聲音緊接地傳到我的耳朵裏來。

我像中了魔一般，走向她去。我亦不知道怎樣把那濕水更加嬌紅的荔枝

給她，我好像停止了呼吸一般。直至她拉我坐下去的時候，我才回復了我的知覺。我才感到一隻溫柔的手輕快地從我的手離開去，只留下一陣餘溫的，甜蜜的，立即消失了的快感。那是一種夢幻似的快感，渺茫而又真切的快感。那時，我不希望那快感永遠地長留，但是我願意那快感頻頻地來打動我的沉寂的心，來安慰我的負傷的靈魂啊！……但是，天呀！我真不願意把這事情重新提起！……

我們終於把東西吃着，好像山賊一般地吃着，了無興趣地吃着。吃完了之後，我們又登山去。

遠一點的泉聲，格外淙淙可聽，尤其是在山谷中瀰漫着的回響。但是，我那時可沒有心情去欣賞着牠呢。我的心全被若媽攪亂了。她每上一段比較傾斜的山路，總是挽着我的手，有時，她的身子幾乎完全依靠着我，任我緩

緩地扶將上去。她還常常說：「真怕！真怕！」

素因看來很弱，但是她却很閒暇地攀登着，細的石子從她的鞋旁滾下山去。那便能夠證明她是一個長在山村裏的人了，而且可以知道她是怎樣地高興登山啊。她的沉思的眼睛亦轉溜起來了，正在攝取着週遭的近景和遠景，她到了青雲寺前亦只是微微地呼着氣，雪白的額上濕着幾點汗珠罷了。……

我們總算到了青雲峯頂了，雖然青雲寺是位在青雲峯的低缺處，還不是峯巒的盡頭。但是我們已經倦了。青雲寺的門前，斜展着兩丈見方的草地。草地再低下去，有一個小蓮池。池裏的荷葉香，從乾燥而微熱的空氣裏滲透了來，混雜在若媽的粉和肉互相混和着的香氣裏，把我的心靈沁得酣醉。

我坐在寺旁的橫臥着的樹幹上，調和着我的呼吸，若媽却走來坐在我的身旁的草地上。

『小心些！仔細弄髒了裙子。』我笑着說，我的心充滿着快樂，好像眼裏充滿着綠色的景物，肺裏充滿着清淨的空氣一般。也許我那時禁不住愛情的狂喜的襲擊罷，我覺得我的嘴唇很蒼白，我的血液奔馳得很急切。因為若媽已經把她的溫柔而且滑膩的手搭在我的膝蓋上了。她聽了我的話之後，只斜過頭來，睜着眼睛望着我。……那對眼睛，那對美麗的眼睛，含着無限的天真爛漫的情愛的眼睛，是夜天裏的燦朗的星星，是我的破碎的心靈的安慰者！……那時，我已經溶解在她的眼睛的愛光裏了！……

我們坐了一忽，我才覺得我們太大膽了，全沒有顧及一切，顧到我們的伴侶。我抬起頭來，日影舖在草地上，纖細得如睫毛一樣的蟲網，在日光裏閃着微光。他們三個人已經進寺裏玩去了。我覺得有點對他們不住，但是我

不動，我仍是坐着，讓若媽緊緊地依着我的膝蓋。我願我們這樣地坐着直至

我們到地獄裏去的時候。從我的心房裏奔騰着的熱血中，若媽這兩個字好像變成一隻象牙般的小舟，載着我們兩人的靈魂，在浮蕩着，疾駛着，溫着我的全身的血管。我忍不住叫道：

『若媽！』我的聲音是沉重而且震顫的。

她輕快地把頭轉過來，驚問道：

『甚麼？』

我把我的頭低下去；我的受激動而失色的嘴唇顫着一個慘白而又快樂的微笑。

她也低下她的頭去，好像在想着甚麼。

忽 間，她的臉漲紅了。她從眼角又偷偷地睥我一下。她笑了！她好像有意規避着我似的，站了起來，輕輕地拂着她的裙子。急步地走到寺裏找他

們去了。

我按不住心頭熱情和惆悵，眼前的景色也好像濕了一層淚霧似的，朦朧起來了。……

暮色像巨口的野獸把白晝的陽光緩緩地吞了去。淡青色的暮靄從山谷的幽深處也像蛇一般地爬着出來了。我們踏着暮色蒼茫的山徑下山，仍乘汽車回到T市來。……在泉邊的素因的印象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裏。那我可不能說是爲甚麼。

七

一星期過去了，陳君沒來找我。我也懷着自責的心，好像很對不住陳君。

似的，不願意到槐花路訪他和若媽去。……

但是，有一天，我終於不能自制地走到那好像幾個月沒有到過的若媽的家裏去。

我才走到那槐花夾道的路上，若媽一個人，提着一枝粉紅色的遮陽傘，從那邊冉冉地走來。她走路時是那樣的活潑，那樣的高貴，她的足步是那樣的均勻而且輕快。她常常從她的放低下來的睫毛裏斜睨着從她身旁拂過去的路人。有時，她還要把遮陽傘蓋得低低，假作害羞的樣子。但是，她如果碰見了認識的人，可就兩樣了。我在路上碰見她的時候，最喜歡看她的驟然的微笑的招呼，和對面立着談話時的她的巧妙地轉動着的身子。那時，我常常讚美着她，說她是韻律的節奏的表現。

『啊，來找我的麼？』她把遮陽傘的柄子放在肩上。她只顧和我說話，

同時她轉着傘柄，陽傘在她的背後像旋輪般地旋動着，變成一團軟紅色的霞彩。

「是的，找你們來的。」我笑着說。

「你爲甚麼好久不來呢？」

「不見得罷？」我不覺低下頭去。槐葉的碎影正印在她的肉色似的絲襪子上面。

我們靜默了一下。

「你到那裏去呢？」我踏進了一步，這樣問。

「我嗎？我到素因姊姊那裏去。你去嗎？」她好像很狡猾地望着我。

「怎麼這樣地看着我？」我驚異地問。

「沒有甚麼。我們去罷！」她又望我一下，好像對於我穿着D大學的士

布制服覺得不滿意似的說：『你今天穿起這樣的制服來！』

但是，她交着我的臂說：『去罷！』於是我們從槐花路轉過一條長街，又折向培文女校的後面的一條街的橫弄裏去。在第十五號的一間小屋的前面我們立住了。

『到了，這裏就是。』她說着便敲着旁邊的一個小側門。

那是一間古舊而且簡陋的房子。牆的罅隙處袖上深綠色的薜苔。

門開了，一條斜而狹的樓梯擋在前面。樹蕙穿着一條短袴和一件舊的短

袖布衫，立在門前笑道：

『啊！姊姊！嚶呀！趙先生！你也來了！』他高興得跳躍起來。

素因站在樓梯口，說道：

『請上來呀！』她的手指還拈着一枝鍼，穿着紅線。

『你在繡甚麼？』若媽笑着，問。

『枕頭。剛繡了起來呢。』她柔和地答着。

『繡給誰的？』這話從我的跳動着的心中忽滾了出來。我自己不能禁住呢。

『給誰！給人家做手藝的！』若媽好像在怒着我的憐懂的問題。

素因是一個窮苦的學生。她在學校裏是半工半讀的。……那若媽已經告訴我的了。我覺得有點侷促。我默然跟着她們走進樓裏去。

那是一間狹小的樓。用木板隔成前後兩間房子。前樓比較地寬一點。四面的牆都裱着白紙。對窗的牆上掛着一張聖母瑪利亞的名畫。偏左邊有兩三只鐵釘掛着幾件衣服。靠窗擺着一張桌子，桌旁的牆角留下的地方恰可放着一個木書架。上面放着幾部中學用的課本。一部黑皮金字的聖經却丟在最下

的一層，那金字好像莊嚴的眼睛似的在注視着年青的我們，板着黑色的臉孔。可是上面已經蓋着一層薄薄的灰塵了。一看便知道牠的女主人並不是一個聖徒。……後來素因亦嘗在我面前表示過不滿意那教會學校，想轉學。但是，因為非教會的學校沒有收容苦學生的辦法，所以中止了。……

素因對於我們的訪謁很高興似的，尤其是對於我。她的沉鬱的眼睛，正在表示着熱烈的歡迎呢。她的嘴角不能自己地笑着。

我坐在桌前的椅上。我看見桌上和窗框的距離中間貼着一張雪萊淹死在海裏的紀念像。我笑道：

『Miss董，你也喜歡雪萊的詩嗎？』

她的臉紅起來了，她微笑着。

『是呀！她最喜歡他的詩呀！其次，她是喜歡你的！她是一個女詩人

呢！而且她很喜歡你，願意和你做……」若媽天真地說，活潑的眼睛又在睨着素因，癡笑着。

『真的嗎？』我插着問。我有點和若媽說笑的態度。

『那裏不真？她常常這樣說。我老早就想和你們介紹了。可是她又病着，直至遊山那一天……』若媽咽住了。

素因更害羞得連耳朵都紅了。她用死力地瞪着若媽一下怒眼。她坐在桌子右邊的布牀上。那是樹蕙晚上睡覺的地方，上面鋪着一張雪白的毛巾被。她斜側着頭，眼睛在注視那個十字布的枕頭套，好像要在那上面她自己繡成的 Dream land 兩個紅字中間尋找着甚麼東西似的。

疑惑充滿了我的身心，我呆呆地坐着。

樹蕙從後房托着兩杯茶出來，叫道：

「喝茶呀！喝茶呀！」

他看見他的姊姊的不快的樣子，便靜悄悄地把杯子放在桌上，走過去低聲地問若嬌道：

「甚麼事？」他說着，斜睨着我一下。

我真是被弄得糊塗了，我望向窗外去。我記得一塊微雲的天空，從高的屋角漏將下來，好像一隻窺視着的深藍色的大眼。

「我再不敢了！」若嬌柔聲地說。

若嬌坐在素因的身旁，肘臂靠在素因的肩上，好像在撒嬌又好像在乞饒的樣子。她又把眼睛掃着我一下。

我真窘極了。我徬徨不安。我在桌上亂拿起一本書來看。那是一本『苦悶的象徵』。我記得那本書我已經讀了三遍了，我每一次讀牠的時候，我

覺得總有萬層的悲慘的雲霧圍困着我的週遭。於是我在雲霧裏好像太陽一般地微笑了，因為那時我自己以為我已經認識了人生的悲哀了，我在悲哀裏可以獲得了力量了！我也不知道那時我爲甚麼因爲認識了人生的悲哀便能夠滿足我的青春的渴望？……總之，我那時也和其他的青年一樣，想破出那世紀末的苦悶的人生。然而因無效果的追求而更加苦悶着。……

當我把頭埋在書的楮葉裏時候，我再也不敢去了解她們中間的神秘關係了，雖然我很願意去考察她們的現映在我的眼前的行動。

靜默統治了那間小室。窗外隱隱地飛來一陣飄忽的汽車聲。晴空的白雲在屋角的小天體上駛將過去。

忽然，若媽站起來向樓梯那面走去，好像忘記了我似的。我很匆促地追隨着她，那末『苦悶的象徵』被掉落在地上。當我走下樓梯的時候，素因

帶着蒼白的臉孔，跟了下來，她斷非爲着客氣的緣故，因爲我從她的煩亂的眼睛和微顫的嘴唇上可以看出她的全靈魂是受一種強烈的熱情和痛苦所煽惑着。我走到門口，若媽已走到那街口去了。……我用着不自然的，侷促的聲音問着若媽爲甚麼不等我，當我追上了她的時候。她仍是不理我，急急地走着。

『做甚麼呢？若媽。』

她見我那樣着急地問，便微微地笑了。

『媽妹妹！不要做弄我了！說罷！』我緊緊握着她的手。她只是噙緊着嘴唇，用她的眼睛頻頻地閃視着我。……

『她們都在愛我嗎？能夠嗎？』這個念頭忽然顯現在我的腦海裏。而且，我覺得有一種孤獨的悲哀，襲擊到我的心來，當我一步步離開了東村的

時候。那時，我直覺地感到我將來一定會變成一個孤獨的瘦長的影子，在這荒涼的人生之路上戰慄地旅行着，掙扎着。……

八

有一天晚上，陳君喝得醉薰薰地走來訪我。他一見面便說道：

『我要回家了！』

『這真奇怪了！這個時候要回去！』我驚問。

『你以為奇怪罷？但是在我，一點也不覺得，我還以為很自然呢！』他把身子擲在我的床上，在噴着酒氣。

『喂，朋友，怎麼講呢？』我打着他的肩膀子說。

「有甚麼話講呢？」他張開他的朦朧的醉眼說。「不過回去盡了性交的負責人的責任罷了！」

「性交的負責人！」我不由得笑了。

「是的！的確是這樣！你覺得好笑嗎？我是決定的了。我沒有資格做情人，索性去做性交的負責人去罷！」他坐將起來，摸出紙煙自吸着，又躺下去。

「你一定要回去麼？」我再問一句。

「是的。昨天接到一封家信。……但是，我的回家的主意是先已打定了。」

「先已……？」

「我先已打定了！就是遊山回來的那一天晚上。」他的臉映着燈光紅得

十分可憐。

我聽了他的話之後，立即低下頭去。

「老趙！」他忽然叫着，用着鄭重的聲音。

「哦！」我失驚地望他一眼。

「她在愛你呢！」他醉態朦朧地坐起來握着我的手。「我祝福你！」

「你喝醉了嗎？老陳！」我那時覺得很不自在的樣子。

「不過你要感謝我。」他好像沒聽見我的話似的，只是接下去。「她問

我關於你的家世，性情，學問，和其他的一切。我都把我所知道的和她說了。自然，她的崇拜你的動機不是我的力量，是別一個人給她的暗示，那一點我是不敢誇功的。……好，老趙！你交了好運了！我祝福你！我負着我的乏味的人生重負在希望着你們的愛情開着美麗的花罷！……」

『老陳！你醉了！你今晚喝得太多了！』我說着，一面覺得很難過。好像我做錯了甚麼大事情似的。同時我疑問着：『別一個人的暗示？』

『我失敗了！』他忽然大聲地叫了這一句，便呵呵大笑起來。

『請你安靜一下罷！』我懇求地說。

他是沒有安靜的，直至我伴他回到槐花路去。那已經是夜裏九點鐘的時候了。

若嬌的母親很發愁地說：

『又是從甚麼地方喝醉了，真是不長進的孩子！』

『他要回家去，是真的嗎？』我低聲地問。一面我扶着陳君進房裏睡覺去。若嬌的母親亦跟了進來。

『是的，他要回家去，他同我這樣說。』

「爲甚麼忽然間要回去？」我問。

「爲甚麼！噯呀！趙先生！父母要兒子回去，怎麼好不去？讀書還有用麼？你們年輕的人，讀書都讀出叛逆來了！飛翰近來可通理了些，知道孝順父母了。他現在變得很好，真是一個好兒子！真的，趙先生，你笑甚麼？我並不是偏袒我的親戚啊！……只是……只是太喜歡喝酒這一着……」她讚賞起陳君來。

「那真可憐！唉！真……！」我這樣想，但是我沒有做聲。那時，陳君已經鼾鼾地熟睡了。我立起身來，緬靦地問坐在陳君睡着的牀沿上若媽的母親道：

「若媽呢？」

「她睡覺了。」若媽的母親說着，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好像亦很狡詐似

的，對於我。

我紅着臉兒，走出門外來。

一輪淡黃色的大的月輪，在天邊因惰地昇了上來。黃色的弱光灑在青色的樹葉上。那是個夢幻一般迷離的景色！我已經好久沒有走到土岡上俏立去了。我想趁着這樣的夜色，到沒有人跡的地方去清理着我月來的起伏不定的心情，去約束着我今夜看不見若媽的難以制止的惆悵。

槐花已經落盡了，但是仍剩着一種淡淡的殘香。夜梟在岡上的大松樹上叫着。流螢像鬼火一般地在黑暗裏閃來閃去。一夥流星墮到無窮的夜的天宇裏去，背後拖着一條幻滅的白光。疏星却各自在奏着無聲的光樂。……

當我走到岡畔的時候，我和樹蕙打了個照面。

「樹蕙！」我本能地叫着。

「趙先生，是你嗎？」樹蕙走到我的身旁來。他又急促地問道：「趙先生，你可碰到我的姊姊嗎？」

「甚麼？你的姊姊那裏去呢？」我覺得很奇怪。

「她今晚不知自己爲着甚麼，呆呆地坐在椅上，後來，她站起來……呀！趙先生！她的臉色全變白了！我很怕！……她昏迷似的在房裏走了兩三遍，兩隻手緊緊地交叉着，有時用力地互相緊挾着她自己的手指。挾得很痛呢！我想……後來，她又坐下來，嘆了一口氣，茫茫然掉下了眼淚來。我亦不敢去問她。你要知道的，當她愁苦的時候，她的性情全變了，她不像日常那樣溫和了。我若走過去問她：「姊姊，爲了甚麼呢？」她便惡狠狠地瞪着我一眼，不說甚麼。有時，她也說：「走開去，沒有人能夠知道我的悲哀的！」……」

「她這麼說呀！」我插着說。

「可是，今晚我呆呆地站在那邊看着她，她忽然叫道：『弟弟，你在呆着做甚麼？』我便走到那椅子旁去，就是你前天坐過的那一張椅子呢，放在桌子旁邊的。我說：『姊姊！你爲甚麼常常哭呢？』她把我的手緊緊地握着，說：『你姊姊是眼淚和嘆氣做成的呀！甚麼不哭呢？』我聽了她的話多麼傷心呀！』抱着她就哭起來了！我們哭了許久，她安慰着我，勸我睡覺去。她坐在我的牀沿守着我。我也不知道我睡了多久，我夢見我的母親披着頭髮在追逐着我，我跳過牆。她也跳，我飛了起來，她可飛得更快！我覺得我的脚被她抓到了，我失聲地叫喊起來，我就醒過來了。我想到我的母親已經死了六七年了。她是自己吊死的。我怕起來了。我驚喊着姊姊。沒有回答。我從布牀上跳起來，走到後房去，她却不知道那裏去了；我就跑出來找她。』

他說着，他的聲音仍顫着孩子的天真的恐怖。他向四圍望了一遍，又向我哀求道：「趙先生，趙先生！幫我找姊姊去呀！」

「好的，好的。我幫你找。」我把我的手搭在他的肩上，柔和地說。「但是，向那裏找她去呢？」

「她常常在這樹林近旁散步的。她沒有別的地方去。或者是在媽姊的家裏罷？」他又催促着我道：「我們找她去。快！快！」

「我才從那兒出來，沒有她的。」

「那麼，我們便在這林裏找她能！」他指着土岡上一帶的林木說。

於是我們沿着曲徑走上土岡去。

月夜的林裏佈滿着慘淡的嫩涼。恐怖正在繁葉的暗影裏蠕動着。淡黃的月光悄悄地懦弱地伸展到樹林的心裏來。鴟梟停止了啼叫，在暗裏撲拍着翅

勝，好像受驚似的。

草蟲熱烈地奏着夏夜之歌，時或被我們的足步嚇住了。樹幹却黑巍巍地阻斷了我們的尋找的視線。我們借着黯淡的微明，在土岡上走了一遍，可是一個人影都沒有。只有一些虛幻的影子時或給我們暫時的興奮。

於是我站住了。一個恐怖的念頭忽然閃過我的腦裏，但是，我沒有說出來，怕樹蕙的惶恐的天真的心兒，受了更多的打擊。

『我們那裏找她呢？我的姊姊不見了！』樹蕙含着眼淚，說：『她被我的母親捉去了！』

『別孩子氣罷！你不是說她喜歡在這近旁的地方散步嗎？我們再找她去，到那邊。』我指着崗下的一片草場說。那草場是外國人晚飯後，馳馬，閒步，或者踢足球的地方。

我們向草場那方面走下崗去。一幅廣大的草場平展着在月光之下。牠柔和而且靜默地倦臥着，好像被忘記了的夢裏的草原。我看見一條顫動着的白色的影子，好像人影似的。我問樹蕙道：

『你的姊姊是穿着白衣的麼？』

『我不知道。我睡的時候，她是穿一件白短衣的。』他轉問我道：『你看見了她嗎？』

『那邊，較遠一點的地方，好像有一個白衣的人影。』我向前指着。

『是的！一定是她！』他拉着我的手很高興地說。

我們趨下那小崗，漸漸地走近白影子的那方去。那影子把手擎向天空，好像要擁抱着月光似的，隨又無力地，一無所得地縮了回來，把身子蹲下去，把頭埋在她的臂膀之間。……

我不能够說我那時是怎樣的受感動呀！我覺得有一種神秘的人生的悲哀襲擊着我的心，使我全身戰慄起來。我自己敢說，在那一瞬間我已經完全了解她了，雖然我和她沒有談心過。……。

我那時好像在夢裏一般，屏息着。樹蕙却從我的手裏擺脫了，走到前面去，大聲地叫道：

『姊姊啊！我找到你了！』他的聲音裏雜着無限的天真的高興。

當我走到他們的旁邊的時候，我感到一種和諧的空氣瀰漫着他們的週遭。我的心才寬鬆下來，沒有那樣的淒緊。

『趙先生和我一同來找你！』樹蕙說。

『趙先生嗎？』素因用着淒冷的眼光注視着我。她向我點了一點頭，說：『謝謝你！』

我也不願意表示出我對她的同情和憐憫的心緒，淡淡地笑了一下。那是我的癖性，若有一個人向我表示着冷淡的時候，我一定要回敬了一個更冷淡的態度。而且，我知道，一個正在痛苦着的人，是不會接受人家的安慰的，尤其是素因這樣沉浸在憂愁裏的女子。……但是，不久，不久我便完全不是那樣了！……

我記得，那時她呆站在草原之上，月光之中，淒然地寂默着。但是她的一雙沉思而且和藹的大眼已經因情緒而潤濕了。

無邊的寂靜圍住我的心頭，包圍着我們的週遭。只有樹蕙的充滿着生命力的肌膚，在月下輝光地炫耀着，

那一晚，我終於沒有和素因談話。我熱情地而又鎮靜地送她和樹蕙回去。在路上，樹蕙向他的姊姊訴說着他的噩夢，他的身子緊緊地擠在他的姊

姊的旁邊。

我送他們到門口，便折了回去。我不知道她那時已經在愛我，——不！她已經在我的發表過的詩裏在愛我了，我不知道是在甚麼時候。——那時，我是無心去發覺那個，因為我已經在愛若嬌呢。可是我終於有一天會發覺了的。唉，我真不幸！不！我和她都是不幸的人！……

那也是我的癖性罷。我雖然很渴想和她作無明無夜的深切的長談，但是我那一晚仍然沒有走進她的屋裏去。我那時想：

『與其到屋裏去不能夠盡情地，痛快地談心，倒不如再到那如夢的大草原中，獨自一個人去尋找着剛才她在月下所遺下的愁情罷，假若就是那不全是爲我而留下的。』

我仍走到那土崗去，到那草原去。夜露已經沾濕了草葉了。草原好像更

空濶起來了。牠的週遭孕着空靈的，銀色的野煙。月光卻盡情地傾倒下來，好像一種乳白色的液體滿溢了一草原了。螢火，鳴梟，和隱隱地鋼琴聲，裝點着夜色的天野。可是我能够得到的，只有一縷茫漠的悲哀；那不是素因的，而是我自己的沉重的心。……

當我回學校的時候，那個司鐘的老人正在敲着睡眠的鐘了。

但是我是何等的不安呀！我不能夠睡覺。我在電燈熄後的室裏苦坐着，沉思着。我沒有系統地沉思着。一個思潮過去之後，別一個又追蹤了來，有時兩個三個互相掙扎着，以致我的頭腦昏迷，作痛，然而究竟是在想甚麼，我是不明白的。

我坐了許久，從抽屜裏摸出一支洋蠟燭，點着火。忽然我又覺得燭光可厭，便吹熄了牠。我走到樓廊去。樓前幾株木棉樹死一般靜寂地，巍巍地立

着。黑的，大的雲朵在天邊增長着，伸展到天心來了。……一陣夜風柔和地吹過，跟着蕭蕭疏疏地下起雨來。斜掛在西方的月輪，還蒼黃着臉兒在凝視着濕潤而且微明的雨絲。……啊，那是一個夏雨的夜天的奇景啊！那好像我的心情一般，一面要流着眼淚，同時一面還要微笑！……

九

陳君回家去了。我強不過若媽的苦勸，終於搬到她的家裏去了。她的理由是由她的家裏太寂寞，要我來替她作伴。而她的母親因為她的緣故，也叫我到她們的家裏住着。……啊，我不能夠說我那時是怎樣的快樂，怎樣的高興呀！我那時好像脅下長出了翅膀，在快樂的天宇間飛舞着，翱翔着。我的

青春的活力，也在熱情的，美麗的氣氛裏展開來了。我不像以前一樣的孤寂地生活着……但是那並不長久呀！……我和若嫣整天的談笑玩耍，正像同着我自己的妹妹。有時，我們弄鋼琴，那是從若嫣的朋友借來的，只借了一個禮拜。在這一禮拜中，我們都被音樂的旋律和愛情的節奏所陶醉了。……不過，我們是胡亂地玩着的，嚴格的說，我們還是不懂得弄牠啊。這並不是自己客氣，在那一種沒有導師的環境裏，我們怎能夠有所成就呢？東村的女音樂教師，只曉得彈着那幾闕普通的在禮拜堂有效用的誦聖詩之外，一點也不懂。而男音樂家呢，如那時頗自負的李曲能，亦不過會把一本商務印書館出版的「One hundred and one songs」彈得一字不錯，便名譽也有了，金錢也有了。唉，真可憐，我所碰到的音樂家！所以我們不願意再請教他們了，當我們曉得基本的指法之後。我們有我們自己的調子，我們想創造出新的，

驚人的旋律來。但是，不良的土地終長不出美麗的嫩芽啊！……結果，我們對於音樂只算是一種任情的遊戲。我們自己彈着自己懂得的情熱的曲調。……

素因也天天來若媽的家裏，和我們一起談笑。但是她好像有意在遠離着我，我也意識地避開了她。因為我正在愛着若媽呀！她時時發愁，易怒。當她笑着的時候，她還是蹙着眉頭。她的憂鬱好像逐着光陰而增長着似的。她在若媽的家裏，時常感到不快，但是她好像得不到來的樣子。聽說在我沒有搬到這裏來的時候，她沒有這麼常來的，而且來的時候不很長久，雖然她和若媽是頂好的同伴。若媽倒常到她那裏去。現在可全不同了，變了。有時若媽的母親談到這事的時候，她總是笑着說：

『自然啦，應該不同了。我們這裏現在住着尊貴的客人呢！』

我聽了之後，常常膘着若媽一眼，若媽卻假裝不知道的樣子。只是望着

她的母親點頭，發笑。那是多麼使我難堪啊！但是，有時她的視線和我的相觸到了，她便紅着臉，低下頭去低聲地說：

『那不是真的罷！』

有一次，若媽的母親在素因的面前也是同樣的嘲笑着我，我更加難過，我躲進房裏去。我坐在椅上，聚精會神地諦聽着，諦聽着我所預料的素因的發怒。但是，出我意料之外，一點動靜也沒有。若媽卻走進來，笑對我道：

『你忽然走進房裏來做甚麼？』

我注視着她，沒有回答。

她被我看得難過，嬌嗔地罵我道：

『怪傻氣的！還不出來呀！』

她說着自去了。等了一忽，我才悄悄地走出來。素因卻淡淡地望了我兩

眼。

『爲甚麼她不會發怒呢？』我覺得更奇怪。

但是，有一次，我說了一句甚麼話，一句不相干的話罷，那句話找現在已經忘記了。她聽了之後，卻一連三天不到槐花路來。後來若媽和我說，她在惱我！……天呀，她在戀愛着我了！……

從我知道了她在愛我的時候起，我開始受着戀愛的痛苦了。但是，在那時，我也更加同情她，不能自己地想知道她爲甚麼變得那樣古怪的一個女子的緣故。

我嘗問過若媽，她深深地瞪着我，許久許久才連嘲帶妒似的說道：『她很知道你呢，你卻不知道她，我不同你說！……你爲甚麼要這樣尋根究底呢？……』於是她終於默然了。

那是在鋼琴擡到室裏的第二天，素因看見了牠，她的臉上露出一種高興的表情。她好像一個很熟練的鋼琴師似的，走到鋼琴邊考察了一會，便批評起那琴的好壞來。她又說着許多微妙的旋律論。她說，在旋律裏，不獨我們可以聽到聲音，而且可以聽到色彩。但是，她說了一忽之後，中止了，坐在琴的對面的椅上，很痛楚似的沉默着。她的眼睛凝固了，好像一座沉思之神的石像。這時候，她的恬靜的，愁苦的表情，崇高而且沉鬱。那使我的血液凝住。我那時想嘆氣，然而我不敢，而且不能夠。

她呆了一陣，急趨到鋼琴之前，坐下，開始按起琴來。我不知道她彈着甚麼調子。開頭我所聽到的是幾句急促的高音，那是一種內在的熱情久被壓住而一旦爆發出來的聲音。那聲音，使我驟然戰抖着，好像受一種甜蜜的愛力和刻骨的苦痛所擊襲着的一般。接着，又是一陣和緩的中音在室裏飄蕩着

了。……我坐在她的旁邊，我可以看到她的瘦削而含情的半面，眼波放得低，長長的睫毛把她的沉思的眼睛輕輕地封閉着。她的臉龐很蒼白。她的纖秀的指頭，在白色的鍵子上急促地而又不紊亂地跳動着，疾走着。最後，她停止了，仍然坐在鋼琴的前面。我好像高夫利洛維支聽了蘇散納的按琴之後一般，終於嘆了一口氣。

同時，若媽坐在那邊流着淚。我失驚地站起來，趨到她的面前問道：

『若媽，爲甚麼？』

『她奏得這麼動情啊！』她拭着淚說。她的手給我緊握着，我覺得她的每個手指的血液都在沸騰着了。她是怎樣的被感動啊！她轉過頭去向呆坐着的素因，好像乞求似的，說道：

『因姊姊，不要再彈罷，我請你！』

素因把她的臉龐埋葬在她的柔掌裏，握了一忽，淡淡地笑道：

『我亦再不願意奏了！』她的頰上還隱隱地透着紅色的掌痕。

『是誰奏的曲？趙先生麼？』若媽的母親從她的房裏走出來說。

『不，是素因。』我答。

『啊，這孩子！……』她把眼鏡拿在手裏，注視着素因。

素因的臉上卻浮上一陣得意的然而很悽楚的微笑。……

晚飯後，若媽洗澡去。我和若媽的母親談起素因來。

『她爲甚麼這樣憂鬱呢，姑母？（我是跟着陳君稱呼她的。）』我把鬱

在心裏的問題說出來了。

『素因嗎？唉，這孩子！……』她用着短肥的手指擦着鼻子，好像爲着

這問題而傷心似的。她是這兩天害着感冒病的。

「怎麼？」我這問着，當我發覺她已經把這問題忘記了的時候。

「你爲甚麼這樣着急呢？哈哈！」她打趣着我。

我裝作很正派的樣子，說：

「她很可憐呀！她的言動又是那樣奇怪，愁苦，陰森森的！」

「這孩子我也替她可憐呢！」她緩緩地說出這一句話。過了一忽，她擦了鼻孔又說：「她一定要天壽的！年輕的人使這樣的憂鬱！唉！真可惜，她是那樣聰明的呀！她的鋼琴又奏得這麼動聽！……不是麼？哦，她今天奏的是甚麼……調……子……？」那肥胖的老婦人是頂容易瞌睡的，現在她已經朦朧起來了。……

自那一天起，我的心頓增了無限的寂寞和惆悵。而且，我覺得，我好像坐在一隻失了舵的小舟在大海之中；無情的浪花在顛簸着，翻騰着，而那小

舟頃刻間便被捲沒在大海裏去了的樣子。……

「我在戀愛了。但是，我現在是愛那一個呢？」我這樣地問着自己。

但是那不是我自己能答覆的呀！……

在鋼琴送還人家後的有一天下午，我在房裏寫了一封家信……唉！家庭對於我是根本矛盾的，但是，在那裏可充滿着無限的慈愛啊！那常使我每一次寫家信便感到有萬分的痛苦。然而我不能不寫家信呀！……當我正在難以下筆的時候，一片吵鬧聲從若媽的房裏傳將出來。我忙丟下筆走過去，若媽站在桌子旁邊，怒狠狠地注視着素因。素因坐在牀沿垂淚。大概她們是聽到我的足音便把聲音停止了。若媽看見我走了進來，也吊下了眼淚。我直覺地感到她們的吵嘴是爲着我。我站在室的中間望一望坐在牀上的淒涼悲怨的素因，又望一望站在桌旁的那個像一朵受不過悲憤和委屈的風雨所播弄而微顫

着的玫瑰花似的若媽。同時，困難和痛苦圍攻着我，我那時不知道我的勸慰是怎樣的開頭才好呢！我只是怨恨着自己，我願意她們兩人中間的憤怒之火把我燒成灰燼，或者把她們的怨恨之氣都向我這方面發洩個痛快能！……然而不能夠，誰都知道不能夠呀！於是我默默地站着，自己也在吞着淚。痛苦在靜默裏向我們三個人的心中交流着，但是，誰也不敢抬起頭來。

『够了！够了！』後來，我終於躁急地這樣說。

我也萬想不到這聲音會逗起她們的微笑呢！啊！在沒有抹乾淚水的時候，她們便嫣然和解了！雖然我不能夠知道——也不敢去追問——她們的吵鬧的起因，然而，他們已經停止了怨怒了。那使我感到滿意，一種淒涼的滿意。但是，我想到後來是會有怎樣的結果呢？那又使我不勝痛苦！……

這一天的晚上，天上沒有星星和月亮，黑暗佈滿了人間。當我在房裏寫

完了那封不能夠不寫然而很難寫的家信之後，我在房裏找不到若媽。

『姑娘呢？』我問剛下樓拿開水的姨娘。

『姑娘和素姑娘一齊在花園裏散步呢，我剛才看見了她們，兩個頭碰在一起，不知道在說甚麼？那樣的親熱呀！……』姨娘從她的牙齒的孔隙處漏出這些話來。

我走到小庭園裏來。黑暗裏隱約地看見那隻哈叭狗在那亭子近旁的樹下蠕動着，我便向那裏走去。我剛到那若媽從前曾經藏躲過的美人蕉的密叢的後面，便被一聲幽長的嘆氣嚇住了，亭中散出她們的談話聲：

『因姊！不要哭罷！我的心也給你哭碎了！剛才就是我的誤會啊！』

『我不哭了，但是，你要聽我的話。』

『唔。』

「我從前都和你說過了，他是一個又深情，又能幹的人，性情又那樣溫和，我沒有看過第二個人像他一樣的了。你了解我的意思麼？」

「我知道，但是……因姊……你……可愛他嗎？」

「我麼？……我……我是……但是，我，我是一個不自由的人了。我只配愁苦了一生的！我，母親也拋棄我了。社會也拋棄我了。我是一個孤另另的人，愛神永不會來光臨我的！……我也不願意愛神之來臨！……我願意得到人類的同情，我不敢得到愛情呀！……而且，而且他在愛你呢！他！」

靜默了一忽，在我的身旁驟然起了寒蛩的淒緊的銳音，直刺到我的感覺幾乎麻木的腦海裏來。我的脈搏急促地跳動着。

我伸過頭望向亭子裏去。那是非常的黑暗，只有亭裏那枝約莫十燭火的電燈光在照着。亭裏的人如果沒有注意決不會看見我的。她們坐在兩個撞在

一處的岳墩上。素因的瘦削的身子在搖蕩着。她的瘦而且白的手腕抱住若媽的頸項，她的亂髮蓬鬆的頭埋葬在若媽的胸裏。若媽呢，她把頭放在素因的臂上。一隻雪白而且圓潤的手腕圍抱在纖細而且顫動着的腰間。……她們互相擁抱着，互相偎依着。……

我不忍再看，我不相信在那亭裏的人影便是她們！我也不相信我所聽到的是她們的聲音！我不知道我那時是悲呢還是喜。我簡直發昏了。我下意識地走出了園門，走到街上去。我也不知道我走了多少路途，我終於落在那荒原上。我不能自持地躺下去，在痛楚之中，在甜蜜的恐怖裏。……強烈的電光在天邊閃爍着，戰抖着。……

『啊！她！她是多麼可憐啊！那個淒楚孤另的窮苦的女子！……我不願意令她失望！』

我跳將起來，亦不奪路，只向槐花路的那一方走去，跨過剪得整齊的矮樹的籬笆，穿過茂密的槐樹林，好像在賽跑着的一般。我剛踏進籬門，在我的面前立着若嬌的娉婷的影子。她說道：

『楠哥，你一個人跑到那裏去呢？我尋找着你，尋找了好久了！』她的聲音震蕩着無限的熱情和純潔的天真。她的眼睛正在波動着美麗的動人的光芒。那使我更加痛苦。我希望我能夠離開她，但是我的心兒裏的狂熱已經把我的神經中樞擾亂了，失去了効用了。我的眼睛的光芒正在用全力地鑽到她的靈魂的深處。我走過去把她的柔軟的手兒攥住，用力地，緊緊地握着。我覺得我的全身像閃電一般地震顫起來了。我只聽到她的親切的聲音：

『楠哥！楠哥！你……你呵……？』

十

當我和若媽說着『好罷，應該睡覺了』的時候，壁上的時鐘已經敲了十二下了。我從她的寢室走回我的房裏來。這房子和若媽的卻隔着一層灰白的厚厚的牆壁。聽到她的房門的閉上了的響聲，我覺得我是淒涼的，寂寞的。我願和她密談到天明，密談到世界的末日。直至我們和宇宙的一切都燬滅了的那一刻才停止。但是，我可憐着她的奮興的而又疲倦的神態啊！她有時把頭倦依在鐵牀上的黑柱子，或者被托着在她的雪白的皎腕上。有時她斜傾着身子湊近着我，有時她高興地跳躍着，嬌羞地展笑着。她的鮮紅的嘴唇輕輕地，禁不住地打着呵欠。她好像很討厭那呵欠似的，氣得把手掩着她的口。但是她的熱烈的眼睛沒有離開我的臉龐，或者，可以說，沒有離開我的

鼓動着熱情的嘴唇罷。我坐在隔離她一小距離的牀沿上。我說着，熱情地說着，有時停止，舒一舒口氣。我那時是說些甚麼，我現在已經忘記了；我也不知道我從那裏來的有那麼多的話語。那話語無始無終地在那熱情的舌頭上焦灼着，急切地奔迸了出來，從夢一般的狂熱的愛之心兒裏。我記得，我正在興奮着的時候，我感到一種內在的力在煽動着我，同時我把手伸展開來。我知道，我若果再強烈地表示着，她，若媽，一定會如馴羊一般地倒在我的懷裏，把美麗的眼睛含情地閉上了，一任我的狂吻。真的，她的煽熱的嘴唇也在熱烈地期待着呢！但是我不！我立即把我的手垂下來，因為在那時我真正地聽到素因的淒楚的動情的聲音了。那種可憐的聲音，我永不會忘記，直至現在。……於是我立起身來，痛苦咬嚼着我的跳動的心，我的臉色也變蒼白了。我終於走出房外來。……

那一晚，我整夜地睡不着，在牀上展轉反側着。不知道是夜太靜的緣故呢，或者我的精神太興奮呢，我終夜在牀上聽到夜梟的粗厲的啼叫聲。……夜鷗也呀呀地悲鳴起來了。天色也快發白了。

我從牀上爬起身，向茶几上倒了一杯冷茶，嗽了口，便走到樓外來。樓廊裏孕着灰白的微光。在微光中，若媽倚着欄杆在凝佇着。她聽到了我的足步，活潑地把她的娉婷的身子轉過來，向我呆望着，笑道：

「捕哥，早呀！」

「媽！你……？」我匆促地走到她的身旁。「你也是不能夠睡覺麼？起得這樣早！」

「是的，我睡不着。但是，你……？」她把眼臉低下去，好像很嬌怯而且很慵倦似的。她又把她的粉紅色的瘦弱的眼臉張開來，死瞪着我一眼。

驟然地我覺得有一種迅速的顫抖支配着我，把我的全身的血液都驅趕到心房裏去。我的手指冷冰冰地自握着。……過了一陣，我回復了我自己，柔和地向她說道：

『我們到下面散步去。』

她一聲也沒有地和我走下樓來。

我想用許多甜蜜的，親切的話兒來安慰着她，但是我找不到適宜的話頭。……因為我沒有力量去忘記素因的真切的然而冷酷的愛情呀！

我和她並肩地走着，從亭邊轉到槐樹陰下，又向通籬門的路上轉到亭邊來。我的心有點焦急，我這一天覺得那庭園特別的狹窄，沒有趣味。若媽如平常一般，把手交給我握着。……

那一天，她的母親起得特別早，她坐在樓前咳嗽着，擦着鼻子。對於我

們在花徑上肩並着肩地走着，她大概有點不舒服了罷。她故意地大聲咳嗽，那自然是在表示着她已經看見我們的行動了，而且那是於她不滿意的。我知道了，我緩緩地放鬆了若媽的手走開去。若媽卻望了一下樓廊使低聲說：

『老厭物今天也起得這麼早！』

我驚異地注視着她：因為我從未嘗聽到她這樣地罵過她的母親啊！

『她真討厭！她要監視我們的行動啊！』她恨恨地說了這一句。她故意地挨近着我，直至好像依在我的懷抱裏走着的一般。……啊，那是多麼天真的一種大膽啊！她是縱情的，爛漫的，天真而且快樂的人。她對於她的母親的監視是認為惡意的，有心奪取她的不羈的青春自由的。……我後來緩緩地考察，才知道那是一半由於她的舊腦袋，而一半由於孤枯的老婦人的變態的嫉妒。……我對於這老婦人並沒有若媽那樣的嫌惡，而倒有點可憐她。有

時，她亦好像母親似的撫愛我，和我談話，柔和而且客氣地安慰着我。……因爲她的慈愛的安慰，我會時常想念到我的遠在故鄉的母親。……不過當我替她計算家帳的時候，我真的會撮了一把汗！她的數目真是亂雜得很呀，那並不是因爲出入的數目複雜，難以計算，而是她反復地念着，不很精密而只是反復地背着數目的緣故。而且她在數目的中間，時常要混雜着許多無頭緒的插話。那有時真把我弄得糊塗了，所以結果終是錯誤，常常超過她原有的款項。她每次終於失驚道：

『天呀！這一禮拜用了這麼多錢，那還了得！……我的錢放在銀行裏，月利一分，一年，二年，三年，楠哥，三年後有幾多了？不是有很可驚的數目嗎？我要複利計算！……』

『又是算錯了嗎？』我不耐煩地問。

「這一個禮拜用了二十五元！二十五元！錢從那裏來呢？錯了，我想，楠哥，一定是錯了！」她說着便開了在牀頭的一個小皮箱，從裏面拿出一隻小小的方鐵盒子來。她緩緩地開了鎖，重新又數起雪白的銀子來，（她不要紙票，她說紙票是靠不住的。）她數了又數，終於皺着沒有眉毛的眉頭，固定地望着天花板，在思索着。

「怎麼樣？怎麼樣？」我照例地催促着她。

「啊，是了！」她好像大澈大悟地，大聲地叫起來。「我把給姨娘的錢算了兩遍了。那在上一次已經計算起來了。這是本月的第二個禮拜了！……啊，日子真過得快啊！若媽一年一年地大起來了！……」她拍着她的厚而肥的手掌。

就是這樣，我總要被她犧牲了兩三個鐘頭。有時，若媽聽得討厭了，便

大聲地叫道：

『媽媽！夠了！你的糊塗帳真多！』

『你，女孩子，別多口罷！』她怒視着她，忽又微笑起來。有時，她怕

若媽發怒了，說道：

『好孩子，這不是你的事，你自玩耍去罷！』

但是，若媽常是守候着我，直至我被赦免了的時候，才一同玩耍去，或者說笑，談詩。……談詩在若媽却覺得是一件最高興的事。……我記得，那時的青年人談文學，算是時髦的一件事。

自那一天起，若媽時常在背地裏罵着她的母親。素因卻因聽到她的詛罵而痛苦着。

『媽！你不要這樣無理罷！』她蹙着眉頭，顫着嘴唇說。『你媽媽很愛

你，才這樣的看護你，事事都替你擔心，那裏就是管轄了，約束了，剝奪了你的自由了？……唉！可憐我沒有母親的人，孤另另地，自生自滅地活着，連看管的人也沒有！……」

『那麼，你便認我的母親做母親罷！』若媽斜睨着她，插了這一句。

『能夠嗎？人生的缺憾能夠填補的嗎？唉！……若媽，你若果能夠把我的天真分給我一些呢，那我就很感謝你了！』她愁苦不勝似的咳嗽着。

若媽不自然地微笑着，親切地注視着她，好像在預想着從那雙愁苦的，沉思的眼睛裏會滾出了晶瑩的，寂寞的淚珠來。

我可遠遠地坐在屋角的椅上，（無論在若媽的家裏或者素因的小樓中。）不能夠說一句話，只是顫着聲音念着詩，外國的或者中國的，那是表示出我的特別的痛苦，一種不能夠說些話來安慰她的悲哀的痛苦。

但是，有一次，當若媽不在的時候，我記得，若媽那時是買香粉等化妝品去的。她要我一同去，我可不願意去，於是她惱怒地自去了，也沒有坐東村到T市的公共汽車。

『你爲甚麼總高興買化妝品？』我那時說。

『不可以嗎？』她銳聲地說。

『那是沒有用的東西，我不喜歡你的精神全用在那香水雪花膏的上面。』

『我那裏便把全精神用在那上面呢？我不過高興的時候買着玩罷了。我不一定需要那些呀！……但是，我今天偏要去買，而且買一車！看你怎樣！』於是她掉頭不顧地自走向那條通T市的Country road去。

我賭氣地也不去追她，便走到素因家裏去。素因一個人坐在織着白紗。

『樹蕙呢？』我第一句問。

「他不是又跑那甚麼地方玩耍去了。」她仍然繃着，一面說。「請坐。我不客氣了。」

我坐下。我注視着她的俯得低低的頭和精巧而且忙碌的手。我不禁說：「休息一下罷！你的身體需要自己保重點！……」

天呀！誰知她因這話便傷感起來呢？她哭着。她停了她的工作了。

我安慰着她，問她的痛苦。她仍是默然垂着淚。我禁不住說道：

「素因！如果缺憾的人生，可以用眼淚和憂愁來填補的時候，我願意把我的眼淚和憂愁來填補，爲着你，同時爲着我自己！……」

我說的時候，四肢都在驚抖着，聲音也在震顫着，眼睛也因熱情和恐怖而潮濕了。

她聽了我的話之後，初時，她露着驚喜而且慰安的表情，結果她把手掌

遮蔽着臉，依舊地哭着，而且劇烈地哭着；她的全身都因深切的痛苦而搖擻着，無力地顫動着。

我急促地走到她的身旁去，坐下。我很想用力地擁抱着她，熱情地擁抱着她，悲酸地擁抱着她！但是，我沒有做到。我只是把我的頭靠到她的耳邊去，說道：『素因！素因！……』

她半露着臉兒來，用着帶淚微紅的眼睛，愁苦地熱烈地凝視着我。……我記得，那是殘夏的一天的下午，雨絲在窗外瀟瀟地下着，帶來無垠的秋天的涼意。在那雨聲中，可以聽到秋之來臨和草木的黃落的消息。……

過了一忽，好像想擺脫了我，離開了我似的，她走到窗前呆立着，仍然掩面痛哭着。我也站起來了。雨的細絲隨着緩緩的風兒吹送到窗裏來，沾濕着桌上的書籍。我走過去關上了窗門，在她的身旁站着。我的手插在袴袋

裏，下意識地捻捻着。我不敢再想去擁抱着她了，我只覺得我很對她不住似的。

「素因！素因！你仍然哭着做甚麼？我現在誠懇地向你懺悔，懺悔着我的罪惡！」我的頭幾乎垂到我的胸懷裏去。我沒有看見她的動作，不知道那時她是作何種的表情，在我說話之後。

「楠！你在說甚麼？你有甚麼罪惡呢？你的過去的事我知道了，在你的詩裏，或者在人家的惡意的批評裏。……」她好像在解釋着她對於我的認識似的。

「不！不是那個！是那使你痛苦的罪惡！」我抬起頭來。她的眼睛低看着她的用手指在摺着又摺的濕淚的手巾，現在被我的聲音喚得張開來了，她望着我。……啊！她的一雙含着淚的沉思的大眼啊！那眼睛藏着無限的人生

的悲苦的秘密！

『我知道的，你不用說了！』她淒然說。『但是我，我是沒有資格了解你的……！』

『爲甚麼？你！……』我那時感到一種急迫而又淒涼的痛苦。『你是世界上惟一的能了解我愛我的人呀！我敢這樣相信着！……』

『真的嗎？你這樣相信着嗎？……啊！那就夠了！我除了你永遠地這樣相信着我，我再沒有更多的希望了！……沒有，沒有更多的了！楠！』她又
在拭着眼淚。

『你不能再回復你的青春的，無止境的希望了嗎？你還是這樣的年輕！……假如，假如我永遠地相信着……？』我怯弱地而又熱烈地伸過我的手去，那手是在戰顫着的。她的眼睛閃視了我一下，注視着在我的無力地伸

着的手上。她的頭俯將下去，漸漸地低下去，直至她的唇吻着我的帶顫着的手指！在這一瞬間，我感到一種淒其的慰安。那是一種不能形容的尖銳化的愛情的接觸；然而並不是甜蜜的，發狂的，或者陶醉的。

『謝謝你！』她低聲地說了這三個字。……啊！只有這三個字！……然後她走開去。有意地退了幾步，坐在樹蕙的那張布牀上。……

我的心沉入在最痛楚而且最失望之中。同時，我憶起那個可憐的下女來。雖然我的好友張鯤管和我說：『這不是你們的罪過呀！她二十四歲還不能夠自由地去嫁人，而你那時不外是一個天真的十六七歲的孩子！……』但是我終於不安。我那時總覺得好像犯了天條似的罪惡！啊，我那時真怕回憶着那些我自認爲罪惡的事啊！……而那個下女呢，她更因那而失業，而貧困，而死，而且因生那個社會所認爲不道德的孩子而死！……我那時，只有

良心的自責，雖然我也感到社會有一種貧富不平的現象。……那是因爲我那仍找不到出路的緣故。……

我茫然地走出了那小樓，走到街上去。痛苦把我整個人佔據着。我無目的地，無意識地走着，然而我的脚却依着習慣地把我運向槐花路去。我終於在室裏坐下。雨仍是瀟瀟疏疏地在下着。

若嬌走進我的房裏來。我也不知道她可有到T市去沒有。她却好像剛醒的樣子，惺忪着眼睛，蓬鬆着短髮。

『噯呀！楠哥！』她擔憂般地，失驚般地說。『我的……！』她戛然而止了。立即她又接道：『你跑到那裏去呢？淋了一身的雨！』

她用着她的靈巧的手從襟角拖出一條淺藍色的小手巾，走過來替我抹去衣上的雨濕。那手巾是我在不久以前送給她的。

「站起身來罷！把衣換掉呀！這麼濕的衣還穿得的！」她說着，從衣架上替我拿下一件白短衣來。

「這樣的雨天，你跑到那裏去呢？可是我剛才怒了你麼，楠哥？」她一面帮着，我解着鈕子，一面真切地這樣問。

我沒有回答。我只聞着她身上的香水的氣味！

「哎！你的臉爲甚麼這樣地蒼白！」她的柔和而且情熱的聲音，使我更加難以鎮靜了。

我戰抖地坐下來。

「究竟是爲甚麼？」她不能夠忍耐了，她掉下淚來。……我仍然沒有作聲。……她到我坐着的椅的椅屏上，用着天真的著急的口氣說：「楠哥！怎麼啦？怎麼啦？」

我終於長長地嘆着氣：「唉——唉！」

「唉——唉！」她也很俏皮地學着我。

「她有一顆天真的快樂的心！」有一次素因對我稱讚她的這句話，忽然浮到我的腦海裏來。……

「我知道你去那裏！」她終於這樣說。

若媽終於知道我對素因的心了。她對於我時常帶着痛苦和無名的嫉妒。

我只有柔和地隱忍着，暗地裏傷心着。有時，我自己想下了決心去愛她們中的一個，但是我不願犧牲着誰，爲着我自己的快樂。而且她們都是可愛啊！……我願意她們丟了我，我不願棄掉了她們中的那一個呢！……唉！素因是那樣的深刻，若媽又是那樣的天真！……但是，社會的環境和大自然的支配，早已把我們的命運決定了，無情地決定了。……

十一

已是秋天的時候了。大學裏開課了。我不能不搬進學校的宿舍去。若媽陪我走到校裏來，好像我們一別便不能見面的樣子。那是一個明亮清爽的秋天。新涼暗藏在拂面的風絲裏。天空特別的高。在高高的天體裏，兩三朶白雲凝貼着。好像小羊伏在一幅無垠的深藍色的草原上似的。街上的勞心和勞力的人們，精神也好像從酷熱的看不見的空氣之牢獄裏解放出來的一般，每個人都像抱着未來的希望而忙碌着似的，令人可以預想到沒有壓迫的自由生活着的未來的人生。……

當我和若媽走到T大學的宏大的鐵欄杆外的時候，我們碰到素因和樹蕙

了。

『呀！因姊！』若媽像孩子一般跳躍過去，抱着素因的纖腰，笑着。

『你們到來做甚麼？』我問樹蕙。他很親熱地携着我的手。

『我也來看看我們是甚麼時候才上課呢。』他說着，笑了。『我是知道的，我們中學部的主任換人了，一定在下星期才能夠上課。但是她，我的姊姊，她却強我來看，她願意和我一齊來呢。……她今天好像很高興似的。她還說：「我們一定可以碰到趙先生！……」』

『啊！啊！今天她高興麼？』我覺得很快樂似的，這樣說。

『楠哥！我們到C公園玩玩去。我好久沒有到那裏去呢。』若媽携着素因的手，向我提議道。

素因也微笑着，擺動着和若媽携在一處的那一隻手。活潑的，和氣的空

氣包圍着我們幾個人。……於是，我還未踏進學校的大門，又和他們一直走向C公園去。

秋的園林具着一種特別的爽氣。白色的蛛蝶成羣地還在籬邊的小金菊的叢中跳着旋舞。老榕樹的深綠色的葉園，沉鬱而且莊嚴地散佈在晴亮的秋空，大的黑影橫臥在老態的草地上。草地上面裝點着無數的黃的花瓣。薄仰的美蓉在短短的籬色上開着軟紅色的花朵，好像秋之女神的淺笑。園裏的遊人很少，只在樹影濃處時或閃着白色的秋衣。那給素因更多的愉快。她高興地說道：

『好個清遠的公園啊！』

我們都在樹陰下的椅子上坐下來了。若媽可和樹蕙一樣，都是沒有耐性靜坐着的。他們到處都是亂跑，有時藏在矮樹林裏高聲地叫着我們，有時跳

上那石基上去摸着那Venus女神的石像的手臂。他們都充滿着活力，好像一團青春的火在跳蕩着，一些兒也不感到秋的氣象，而且還要比春天更活潑可愛呢！……我那時想：要是她還沒有失掉那和他們一樣的健康呢，那可……我記得我只想到這裏便停止了。我望一望坐在我的身旁的素因。她這一天穿着一件灰色的外衣，非常的樸素。她正在凝視着天空。我只看到她的半面，可比奏琴的那一天瘦得多了，鼻子也高起來了；但是比那一天的神態更加可憐。我在這一瞬間又感到無限的悲傷。我終會想到她那一次緩緩地低下頭去吻着我的手指時的情景。我說不出我那時的心緒是怨恨，是悲憫，或者是痛苦。……那一種甜蜜不安的心情，便是愛情麼？我不知道，我不能夠解答。但是，我那時相信會有一天，有一天一定有一個解答罷。……我覺得她的個性是像煙一般空靈，夢一般無力，而且很深遠，很孤高似的……我把我的眼

睛望向前面；血液卻像暴風雨的海一般地怒號着，沸騰着。……

『樹蕙！樹蕙！你再上去！……是的，再上去，和她接吻！』若媽狂笑着，在強着樹蕙走上那石基去和石像接吻。樹蕙紅着臉走到我們這邊來。若媽帶着笑聲，也走過來了，飄蕩着活潑的身子。她好像早晨的天邊的雲雀一般，是快樂和希望的化身啊！

『那個石像是誰呢？』素因也好像給可愛的若媽的笑聲喚回了她的失掉了的活力似的，很輕快地問着我。她的手交叉着搭在她自己的肩上，她仍然留着楚楚可憐之態。

『那是 Venuso。』我望着她說。

『Venuso，愛神嗎？』若媽的臉龐幾乎擦着我的了。我那時覺得很痛苦，然而很愉快，當我感到她的柔髮和呼吸的暖氣輕拂着我的額頰的時候。

『是的，愛神。』我的口唇現着慘白的微笑。我的聲音是低顫着的，我自己也幾乎聽不到。但是，爲甚麼我會這樣奮興呢，我可不知道啊！

『啊，她的眼睛多麼悲傷，啊，她在沈思着呢！她在想着甚麼呢？』素因插着說，她的纖手無力地放下來。

『不！她的嘴唇在微笑着呢！』若媽的活潑的眼睛睥着我，要我表同情她的話似的。

我對她點一點頭，情不自禁地握着她的柔荑的手兒。但是，我立即就把手縮回來。我覺得我好像很羞恥，很悔恨，而且不忠實的樣子。然而不忠於誰呢？——或者我可以說，不忠於愛能？……但是，是愛的不忠實呢？還是不忠實呢？唉！……

『老趙！你在這裏嗎？』

我被這個高興而且驚異的聲音喚轉頭去。老張在那邊走過來了！他和暑假以前沒有兩樣，仍是穿着那一套土布制服。可是他的臉龐又瘦了一些了。他的眼睛却閃着奮發的光炎。這時，他才從他的故鄉回到T市來。

『呀！老張！』你回來了嗎？我驚喜地從椅上跳起來。

『回來三天了。我找你不到，你究竟搬到那裏去呢？』他用他的手搭着我的肩膀說。他比我高一點。

『住在她的家裏。你去後我真寂寞！……』我又和她們介紹道：

『這是Mr.張鯤。他是我的摯友。這位是Miss李，這位是Miss董，和她的弟弟。』

他們都各行了一次相見的鞠躬。

『你們是從那裏認得的？老趙？』老張覺得很奇怪似的，他立即這樣問。

『說起來話長！我們等一下子說罷！但是你在這裏快樂嗎？』我問他。

『一點也不！家庭和我們青年人是不配合的。我時常想：我們何必有家庭呢？……是的，我覺悟了。世紀末的病態是不能夠久留的。我們要從病裏打出一條新的人生之路來。我近來感到，我們過去的生活和思想，都是太空虛的了！太幻想的了！……我回家去，甚麼也無所得，只讀了幾部革命理論的好書，得到一個比較切實的頭腦……還有許多許多，我們後來緩緩地講罷！……啊，你這一個學期還和我同住在一間房子裏嗎？』他是一個熱情的生活的追求者，我知道他遇見我是很高興，和我一樣的。我們幾乎起居飲食都在一處。

『一定的！』我堅定地說。

『你有這麼多的女朋友了！』他半在和我開玩笑似的說。

『不見得罷！』我也笑了。

我們幾個人又在園子裏打了幾轉，便走出園外來。在園前的紀念碑旁，老張立住腳說道：

『你們想到那裏去呢？學校去嗎？』

『我們還在街上漫遊一下罷！』我說。

『我還有點事情到小東門去。我們再見罷！』他和若媽，素因和我點了頭，便離開我們去了。

『夜裏我一定回學校去！你在房裏等我罷！』我在他的後面道，叫着。

他轉過頭來，答應着我，他踏着他的熱情的急步，走向那路旁的大榕樹的背後去了。

『這人真像表哥呀！姊姊！』樹蕙向着他的姊姊說，低着聲音。

『表哥，是誰呢？』我驚問。

『是曹曉嵐，他是我們的表哥。他教我們許多音樂。他曉得鋼琴和環珮，他也曉得……。』樹蕙的天真的聲音被他的姊姊呵責住了。

我和若嫣都驚異地注視着素因，注視着她的好像受了意外的強烈的刺激而失了色的臉龐。我記得在她的眉峰和眼角都好像縈着一種淒涼，痛苦，恐怖和絕望的神態。……

啊！我竟不曾預想到在我送她回到她的小樓裏去的時候，她竟會伏在我的臂上哭泣起來啊！我記得她無力地倒在我的懷裏，讓我溫柔地撫摸着她，替她拭着眼淚。……然而她立即離開了我，當我把頭俯下去的時候。

『楠！便停止在這樣的情景裏罷！不要更多了！』她一面拭淚，一面說着。我好像在聽着垂死的夜鶯悽啼的聲音，我的全心靈都沉浸在愁苦裏了。

我哭泣起來。我不能自己地痛哭着，伏在那臨窗的桌上。有時，我們常是對泣了一場，最後仍是默然慘然地分離了的。但是這一晚，她却過來安慰我！她緊握着我的手，用着帶顫的愁音說：

「楠！做甚麼呢？」

我抬起頭來，凝視着她，許久許久才答道：「我倒要問你做甚麼呢！」

「我麼？我沒有……。」她慘笑着。

「但是——但是……？」

「請你不要追問我呀！我願意永遠地沉默着！」她好像哀求似的說。

我這時會憶起日裏樹蕙在路上悄悄地答我的話來：

——表哥和我的姊姊很要好，每天都好像黏在一起似的……但是後來，不知道爲甚麼，他被我的父親趕跑了。他原是在我的家裏住宿的，日裏到縣

立中學讀書去。……他走後，我的姊姊哭了一天，連飯也沒吃呢！……我那時很小。我不知道甚麼緣故。……後來他到上海讀書去，又不知怎麼會死去呢！……

啊！那就是她的愁根麼？……我想到這裏，我又伏下去哭泣了。……

過了半點鐘，我茫然而且爽然走到街上來。我對着茫茫的夜色長嘆着

『她是多麼冷然的啊！』我這樣想着，但是，我知道她是很熱烈地在愛我。然而她願意永遠地沉默着呢！她不願意向人家說苦，她可願意讓痛苦在裏面侵蝕着自己的生命，而且真正的憂愁是沒有人能夠安慰的呀！啊！她願意永遠地沉默着！……正不知我走後，她獨自一個人又將哭到甚麼時候才停止呢？……

十二

學期又開始了。我仍然是抱着厭恨和不滿意之心在上着課，機械地上着課。但是，我幾乎沒有一天會把若媽和素因的影子忘記。有時，我偷着空便到東村找她們去。有時，我還寫着信，長的或者短的信給她們。我每封信是寫着她們倆的名字的。有時，當我們三個人在一處談話的時候，我常常表示着我的願望，願望着我們永遠地這樣活下去，不要增加或減少我們中間的情感。若媽常常是笑着，深深地望着我，輕輕地領首着。而素因呢？她不是慘笑着，便是微喟着，好像在說：命運之所賜給她的，怕沒有這麼稱心的事罷？……

我是和老張同住在一間房子的。他時常取笑着我道：『你，戀愛狂！』我有時答道：『我麼？我狂了麼？我不懂戀愛！』有時，我只是沉默着，嘆着氣。

他和我都是沒有時常到課室裏去的。我們怕下課後，太受氣了。我們不願意把有用的時間去浪費在看着那些飯桶們的手勢戲！老張每天都在探討着革命理論。他的案頭亂堆着許多紅字和黑字的書籍，他的渴望的眼睛緊緊地膠貼着在楮葉上。他和以前的生活完全不同了。他不會和往日一樣地狂歌當哭了，也不再玩弄着教授了。他說：『過去的行爲都沒有意義。』他偶有所得的時候，便拉着我來縱談，討論。有時，他勸告着我道：

『老趙，現在不是戀愛時代了！……個人主義破產了！……唯美主義也不過是可憐的夢幻！我希望你不要再沉迷下去，我希望你和我走上革命的路

途上，去做新社會的勇敢的創造者，去做舊時代的強烈的破壞人！……看！這個畸形的社會，是多麼黑暗，多麼混亂啊！……聽！全世界的下層的民衆，都起來掙扎着了！起來破壞這個畸形的社會了！我願意我們一同來做勇敢的前鋒，當我們現在年富力強的時候！……」他像向羣衆演說一般，興奮地，激烈地說着。他又從書堆裏抽出幾部理論書來給我：

『請你拿去看，從這裏面你可以找到我們以前所摸索不到的新生命，人生的新意義和我們的苦悶的由來和出路。……拿去看！拿去看！那會使你滿意，給你更多的活力的！』

我記得，其中有一本薄薄的書籍，上面印着五個紫色的聚珍版字。我的新生活的開頭也可以說是受這本薄薄的書的啟示的。……我記得，當樓外正在下着暴風雨的那一晚上，我剛從素因家裏探病回來的時候，我獨自一個人

在房裏，翻讀着那本書。那時，我的心是多麼憂愁啊！我終於翻了兩三頁便停止了。我不知道裏面在說甚麼，我沒有心情看下去。但是，我相信我的朋友的話，我斷決那是一本於我，一個苦悶的青年，很有益的書籍。我每看見那五個紫色的美麗的字的時候，我便自己決定地說：

『我一定要讀牠！』

但是，我經過一次兩次的努力，都不能看過三頁以上：因為我那時常常在每行的空隙處，夢幻般地看見素因的慘澹可憐的病痛，和若媽的天真的，含情的媚眼。……啊！從傷感的，個人的生活中，要轉向革命的，集體的生活，那是多麼困難的啊！——那要緩緩地轉變着！……

而且我那時正在擔憂着素因的病。她自秋天起便小病了兩次。最後，她的病漸漸地沉重了。我們都不能夠弄到更多的錢請著名的醫生去。而學校裏

的校醫，如果我們當過學生的人便會知道的，他的臉皮：因經濟壓迫而厚起來了。他的神經因看慣了死人而麻木不仁了。他是漠不關心地診看着一個病症，正像小孩子醫治着他想像裏的病的木偶一般，只是從牆角或樹根下拔了一根小草塞在牠的口裏就算完事了。但是不幸得很！來診素因的是一個牧師醫生，他偏有一付慈祥的臉龐，和一種無抵抗主義的微笑。……

我記得那一天，我踏進素因的那間小樓裏的時候，我便碰見他，那牧師醫生了。他坐在牀沿上，皺着眉頭，從他的架在鼻端的眼鏡裏透出攷察的，狐疑不決的眼光來。他正在照例地檢查着素因的胸部。素因把襯衣解開來，露着她的瘦而雪白的胸部，在小小圓圓的乳房下面，她的心在跳動着。她的臉微微地轉向裏面，把眼睛閉上了。她好像怕羞的樣子，那醫生又從他的大衣袋裏摸出一枝聽筒來聽了許久。他一聲不響地離開了病人，坐在那靠窗的

桌子旁邊，寫着藥方。我走上前去，低聲問道：

『先生，她的病怎樣？』

他用着同樣狐疑的眼光注視着我，好像在問我道：『你是她的甚麼人？』過了一忽，他才說道：『怕要變成急性肺炎！』他的聲音是很低而且溫柔的，他忽又高着聲音，好像在宣敎似的說：『她的病是過於愁苦和勞動所致的！最好是搬進大的醫院裏去療養。像這樣的小樓是不合衛生的，對於病人很有害！』

『是的，但是大的醫院太貴了！』我憂愁地說。

『主呀！她是一個窮學生呢！』他好像哭喊一般地叫了出來。他轉望着臥在牀上的一聲不響而且十分焦瘁的素因，又順着眼睛睥了那充滿着孩子氣的憂愁的樹蕙的臉龐一下。他噓了一口氣，好像在表示着他的愛莫能助的同

情似的。他又柔和地道：『只有祈禱，誠懇地祈禱着上帝。上帝會來看護着窮苦的人的！』說後，他又俯下頭去開着藥方了。……

開好了藥方，從椅上站起來，帶着無抵抗主義的微笑，向病人說了一聲『願上帝佑你』之後，那醫生便呆望着我和樹蕙，停止在室裏的中間。那使我十分詫異！我想：他不是要走了麼？他停着做甚麼？於是我迎上前去，想和他再說幾句閒話。但是，他的樣子並不是在找人家說話的啊！他的那一雙懷疑的，有所期待的眼睛，是多麼可怕而且可憎啊！……

『樹蕙，你忘記給先生的車費了！……在那桌子中間的抽屜裏。』我聽見素因的帶顫的弱聲道。

我忍不住淚，當我看見素因的喘成一團的柔弱的瘦體，和漲紅了的臉龐的時候。

樹蕙走到桌子旁邊，開了抽屜，拿到一隻雙角，走過去塞在那牧師醫生的手裏。他不高興地，一直地走下樓去，用着他的牧師的呆板的方步。……

我也說不出我那時的情緒是怎樣，我只記得我那時流着眼淚地而又滑稽地微笑了。……

我吩咐樹蕙到藥房配藥之後，我便沿着布牀的旁邊坐下來。

素因乾咳了一分鐘，便把她的眼睛望着我。我柔聲地問她道：

『因姊！怎麼樣？』

『你是那個時候也做了我的弟弟了？』她的瘦病的臉上露着微笑。

『好多年以前呢！』我自低下頭去，我也不知道我爲甚麼會這樣地叫她。

『你今天沒有回學校上課嗎？』她忽然這樣問。

『我上課是沒有上的。但是我去過學校一趟。』我答着，我覺得她的問話很奇怪。

『……你偏來得這樣巧！』她好像很羞怯似的，微紅着臉兒，她的眼臉也低垂下去了。她的聲音是柔和而且微顫着的。

『因！』我把她的手緊緊地握着。她的手瘦得可憐，只剩一把骨！我不自禁地嘆了一口氣。她却凝着淚眼含羞地望着我。我直覺地知道她是因為我碰見她剛才被檢驗着的情景的緣故。……

那時，若不是若媽的足步聲傳進樓裏來，我簡直沒有力量去驚破那一種甜蜜裏的靜寂了。

若媽很活潑地，很快樂似的走進來了。同時，我覺得那隻握在我的掌裏的手兒也迅速地抽了回去。

『我帶了一塊錢來給你，因姊！』若媽像在跳舞着似的，一面這樣說。

『啊！謝謝你！』素因在枕頭上微微地點着頭在表示着感激。

『我騙母親要去看電影，她給我一塊錢，我趕快地拿到你這裏來。……你的錢用完了麼？』她從袋裏摸出一塊錢來，交給素因。從她的高興的而且真切的話語中，可以看出她是多麼孩子氣啊！她很可愛！

『不要緊，我可以再設法。』我說。

若媽靈活地望我一下，便坐在那藤椅上。她表示着不大理我。我搭起地站起來，在室裏踱來踱去。沉重的憂鬱在我的心頭腦際滋長着……

若媽終於不理我地下樓去。我凝視着素因，她把臉兒轉向裏面。我戴着愁苦，下樓追着若媽。

『媽！』

她只轉過頭來望了一下，加緊着足步。

我跑到她的面前說：「我送你回家去。」

「用不着你送！」她惱恨似的說。她自走着路。

「你在惱恨我麼？若媽！」我跟在她的後面說。

當我們到籬門口的時候，她掉轉頭來，怒笑地說道：「你跟着我做甚麼？」

「媽！饒恕了我罷！」我的眼淚噴出來了。

啊！天真爛漫的若媽，她走過來和我拭眼淚啊！好像小妹妹似的在哄着我。我於是笑了起來。我也不知道我那時爲甚麼有那樣演劇似的行爲！……

當第三天再請那個牧師醫生到來的時候，他仍是一樣地微笑着，但是他臨走時還是再三勸素因到醫院靜養去，然後那病才有好的希望。而且他仍然

說：『祈禱！惟有祈禱！上帝最願意看護着窮苦的人的！……』

我們那時是多麼窮困啊！我們向那裏要錢呢？我只有寫信到家裏追去。回信却給我一個失望！信裏說，我的父親近來失業，家用且不能夠應付，錢當緩緩地設法寄去。素因家裏呢？三張信箋寫着很多很多的務需保養的話，末了才說：錢當從速匯去。事實上，還沒有匯來。那真叫我們着急，尤其是我！

我沒法子想。最先我向一個時常滿口『人道呀！自由呀！』的翰教授商量借一點錢。他坐在那寫字檯旁邊，只是用着狡猾的眼光閃視着我，不說可否，當我把素因的貧病和我和她的關係很坦白地向他說了之後。

過了一忽，他用着教授的態度批評起我的行為來：

『你！年輕的人，你完全錯誤了！……：她會給你害死的了！而且你也

會……！』

我那時是何等氣憤的啊！我並不是要叫他來批評我的行為啊！……我立起身來，悲憤地，默默地向他點了一下頭，便大踏步出來了。我每想到他在文字上和口頭上的互助論，我不由得扎着拳頭，想在他的喋喋然像鯉魚一般的嘴巴上捶了幾下！而且……而且……我那時真憤怒！……啊！紳士般的空架子啊！我明白了！……『在這畸形的社會沒有根本解決以前，一切的一切都是虛偽的，騙人的。』這一句老張常常對我說的話，在我的耳邊回響着。

但是，我仍抱着病急亂投醫的態度，各方設法去。然而，一點效果也沒有。……我記得，我嘗向一個比較有錢的同學借貸去，他日常對我也是用着一種『同打山花寨，共喝龍井茶』的態度的。但是他說：

「我很同情你的！……但是，你這種行爲，怕要被人誤會做憐他人之慨了！……」

我那時拍案痛罵了他一頓，我實在忍不住氣了！同時，一種落莫的，顛連無告的酸情在我的心頭瀰漫着。

「情感麼？至上的情感麼？情感不能夠離開人的肉體的。然而，肉體可需要物質呀！物質！物質！可是供給物質的現社會破產了！情感能夠存在着麼？……」我又想道：

「在這畸形的社會裏，也沒有完滿的愛情！也沒有同情的眼淚！而且，而且牠們又於事何補呢？……沒有錢的人們，不能夠過着人的生活，也不能夠有愛情，也不能夠害病。但是，我們自己願意嗎？……算了！這畸形的社會！……」

當我載着滿腔氣憤和悲哀走進自己的房裏來的時候，房裏很淒靜。老張不知道是到那裏去了。我站在室的中間，茫茫地望着自修檯，望着睡床，望着四壁，我的眼淚也淒然滴將下來了。室外傳來一陣蕭索的秋聲，和隱隱地月琴的疏調……我記得，那時我感到一種幻滅的悲哀，一種自己不願意活下去的悲哀的幻滅……

就是這樣，我整日都在無效果的努力之中，無可奈何地呆看着素因的病一天天地沉重下去。

我那時可以說嘗盡了一個青年人所應受的痛苦。愛情，革命，窮困，這些問題都在我的週遭作祟着。牠們好像小魔鬼一般，使我笑，使我哭，有時可使我戰慄。牠們也好像亂絲一般，在我的身心裏糾纏着，緊扎着，而且一條條都像變成了鐵鎖似的，鎖着難以解決的矛盾和痛苦。……

十三

當我的家裏寄了十塊錢來的時候，我們幾個人是何等的高興啊！尤其是若媽，她忘形似的狂跳着，緊抱着我的手！素因卻微微地嘆息了一下，把頭轉向裏面去，好像不願意看着我們的舉動似的。那不能不使我傷感。我也忘記了我那時有沒有掉淚，但是我可記得若媽頓覺沒趣的樣子，丟開我的手走去，坐在牀沿，泛給我兩道憤恨的眼波。

在愁苦的環境裏，快樂之神是不會來臨的；一剎那的高興，不過是她的影子罷了！……但是我們仍是年青，我們需要生活着，而且我們不願意生活着在愁苦裏呀！

『姊姊，現在可以買幾個梨子去了！』樹蕙驚異地望了我們一忽之後，他破着室裏的寂寞，這樣說道。

『我不要！』素因一面拭着淚，一面淒楚地這樣說。

或許是我的神經過敏罷？我那時可從她的微弱的淒顫的聲中，聽出她的對於人生的絕望和愛的嫉妒來。但是，我沒有說話，我不知道怎樣地勸她才好。她不是把我讓給若媽嗎？可是她仍然在愛我，而且深切地，熱烈地在愛我！……而且我願意愛她呢，拋棄一切去愛她呢！真的，我的愛被她從若媽的身上奪去了，雖不能說是全部，最少是一大部分。可是我願意把全部的愛交給她呀！……

『素因！可憐的素因！我終會相信你的！我終會記得你的情愛的！……你的「謝謝你」的深情的而又帶顫的聲音，我總會永遠地記得的！然而，那

是何等的冷淡啊！」

我時常是這樣想着。我那時是十二分地愛她，願意她的病速癒！我也希望她能夠變成一個健全的新時代的女性！

但是，我那時的確沒有說甚麼，而且不能夠說甚麼。啊！叫我怎麼說呢？……我只是呆呆地，悲痛地注視着那張布牀。她像尸體一般地臥在布牀的上面。她的臉龐瘦得像擺在實驗室裏的桌上的頭骨一般，好像是只可以供學醫的人們作研究的材料，而不是一個裝滿着許多生的憂患和智慧的愁苦的她的腦袋了！不是，完全不是！她已經不適宜在這樣的社會裏活着了！她不能夠復活了麼？她還是一個年輕的女子啊！……啊！她的慘白的厚的唇兒是多麼可憐啊！那唇兒是從來未嘗吐出一些喜樂的聲音，未嘗受過一次愛的熱吻啊！而現在呢，牠已經在顫動着生命的最末的氣息了！……她會死了呢！

她一定靜悄悄地從人間消失了呢！唉！可憐的素因，人生的愁苦的使者！我那時是何等的淒楚的啊，當那些不吉的想頭來到我的腦海裏的時候！……

我記得，在一間四壁慘白的小樓裏，她臥在布牀上，蓋着一層薄薄的白被單。灰巴的陽光從窗外透進樓裏來，好像是一種生之微光，在憐憫着她，很慈祥地在看護着她，安慰着她的樣子。室裏只縈着一種寂寞的病的素因的喘息。樹蕙疲倦而且消瘦起來了。他服侍着她，天真地而且憂愁地。在這樣的愁苦的環境中，她一定會感到人生是一步步地走向死的王國裏去的了！但是我不知道她對於那是覺得痛苦還是快樂呢？……我記得，自她病倒之後，她好像一句訴苦的話都沒有。有時只是躁急着罷了。

『因，今天覺得怎樣？』我每一天的早晨去探她的時候，一定用着溫柔的聲音這樣問她。

『沒有怎麼樣。』她無力地說。但是，有時她可怒了，答道：『不會死罷！安心呢！』

那是何等銳利的話鋒啊！……比利劍還要尖銳！但是我終於微笑着安撫着她，和她說着許多夢境一般美麗的話語，引她到一種幻想的詩之境界。因為病人是需要這些的安慰的啊！那有時能夠使她悽其地微笑着。有一次她高興起來，她述說着她的眼前的願望道：

『我願意一個人躺在一座寂寞的荒林裏。在那兒也沒有鳥語，也沒有花香，連樹葉兒也不要動着的。就是在這樣的地方，我默默地躺着，眼望着葉隙所漏下的碧空，在細味着昔日的歡愛，愁苦，和一切，一切的一切，我的過去的生命之傷痕。而且我是沒有眼淚了，病也很深了。……楠！你想那是一個多麼美麗而且寂寞的境界啊！』

「但是那時，」我微笑地說，「有一個背着愛情的重負的青年人，靜悄悄地你的身旁保護着你，服侍着你，而且在希望着你，你可感到更舒服一點嗎？」我用着微顫的手兒在撫摸着她的柔髮。我的眼睛注視着她的比平常更圓的大眼。

「那自然……啊！不！我不要！那會使我更加痛苦！」她的眼淚不自覺地掉了下來。

我緩緩地替她拭乾了。我的全身因忍着痛苦而戰抖着。但是我又談着別的事情了。因為我知道她的心有一段難以磨滅的隱痛！

有時，我也和她談到革命，和她訴說着我近來的矛盾的心理。而且我同情着革命，和同情着她的淚珠一般。她又笑了，開始說：

「革命麼？我會同情的，也許是我們窮苦的人的切身的事業。我雖不能

十二分地懂得牠，可是我可知道那是一種窮苦的人們的出路。社會是不能夠永久這樣黑暗的罷？人類也是不能夠永遠這樣苦悶地活下去了！……啊！革命，革命，革命是我們所需要的！但是，我已經是這樣的瘦弱了！……」她喘息着，乾咳着，有時吐出一塊網着血絲的痰。

『不！你會痊癒呢！你會回復了你的健康呢！我也希望你能夠在苦悶的漩渦裏跳出來，同向革命的路跑着！』我安慰着她。但是我的心裏好像有一個神秘的聲音在說：『她是沒有希望的了，她會在轉換期的前夜消逝去了！』

同時，在她的愁苦而且憔悴的臉上，也只泛着一個絕望的微笑。……

但是，她有時可不願意死呢！那是當她悲憤的時候。她本來是一個被環境壓迫得變成沉憂，幽憤而且瘦弱的女子。她的意志很堅強，富有反抗性；而且她的態度很認真。她從前也是一個『五四運動』後的新女性。她也曾和

家庭爭鬧過，因為婚姻和升學的事情。但是，後來她終於被壓服了，終日只有用眼淚來舒寫着她的失望的愁苦。於是她沉默着，夢想着，在這一種失望而且窮苦的環境裏。她憎惡着現實的人生，正像一個尼采式的超人；而她仇視着有錢的人們，好像一個工女。她有時說：『……人是活在希望裏的！但是我的，我的希望呢？是黑的！而我的生活呢？只有勞力和流淚！……呀！多麼黑暗而且可怕的人生啊！……』而在病中，她的悲憤更來得利害，有時幾乎變成怒火了！……

我記得有一天，當我典當衣服得了三塊錢，滿懷舒適地走進那小樓裏的時候，我看見素因忽然坐在布牀上織着十字布。樹蕙站在旁邊呆望着她。

『你覺得好些了嗎？甚麼……？』我說猶未了，她已經喘作一團了。於是我哀勸她道：『因！保重着罷！』

「保重甚麼？我的身體嗎？」她好像含怒似的瞪着我。

「是的！你的身體！」

「這就是保重了！」她直爽地說。

「你還勞神呢？」我嘆了一口氣。

「我勞神嗎？窮人沒有工作能夠養活的嗎？……我願意用着我的生命力來和病菌鬥爭着！看看牠的力量大還是我的力量強罷？……」她把手裏的十字布用力地丟在地板上。樹蕙急速地拾將起來。

「姊姊！……」他顫着聲說。

「一切的人要我死掉，我便柔順地死去嗎？」她又接着道。「我雖窮和病，但是我還活着！我活一天便自己養活一天！我一定要工作！勞神麼？勞神而死比睡在牀上死去更光榮呀！我想！……」

「姊姊！」樹蕙好像看不慣他的姊姊的興奮的怒容罷？他又這樣顫聲地叫着。……呀！她的怒容真是可憐而且可怕啊！我記得，在她的濕淚的眼睛裏，放着兩道悲慘的，幻滅的白光來！……啊！我真不忍再說！……

「樹蕙，你的姊姊爲甚麼今天這樣生氣呢？」我低聲地問。

「剛才她又想要買一只梨子，但是我們這樣一個銅板都沒有了。她嘆了一口氣！忽地裏又坐起來，說道：『這真叫我活不成了！』……她便繃起十字布了！唉！……」樹蕙低聲地說。

我回頭看着素因，她已經直躺在牀上，乾咳得連氣也轉不過來。她的臉也漲得緋紅起來了。血管在額角浮現着，跳動着。

我那時真悲憤！我也幾乎發出許多痛罵着社會的不平的話來。但是我可憐着她，愛惜着她，我終於忍住了心頭的怒火，柔聲地說：「因！你安靜地

睡着罷！你平和地養着身體罷！關於經濟方面，我一定盡力地去設法，用不着你着急呢！……」我的眼淚已經滴在她的蓋在身上的毛巾被上面了。……
唉！眼淚！眼淚！沒有錢的人却活在眼淚和希望裏呀！……

她平和了氣，又長嘆了一聲。

「因！你安着心罷！」我淒涼地說着。「我因為……我遲到了一點，便累你着急！……唉！我爲甚麼不坐車來呢？……」我好像在向着自己說話似的。同時，我從袋裏摸出那四塊錢來。

「樹蕙，買梨子去罷！」我拿一塊錢叫樹蕙到外面買梨子。

「好！我去！」樹蕙又活潑起來了。「一塊錢都買了來罷！」

「不呀！吃完了明天才買！」我阻止着他。

他高興地笑着，下樓去了。

「你的錢那裏來的？」素因擔憂地說。

「我借來的！」我裝着笑說。

「借來的？那裏呀？」她盤問着。她顰蹙着眉頭。

「朋友的……」我含糊地答。

「有錢的人肯借給你嗎？」她打斷着我的話頭，冷笑地說。她的餘怒還沒有停止。「他們和沒有錢的人爭說窮，和有錢的人爭說富！他們肯借給我嗎？又沒有利息！……唉！你又在騙我了！你又是弄些甚麼當去了！」

「沒有。」我低下頭去，無力地說了這兩個字。

「唉！這樣累人，我倒願意死掉啊！」她有時這樣無效果地嘆息着。

她可真的願意死了麼？她還是那樣地年輕呢！……

不知道她在病中變了性情了呢？或者是在窮苦裏所蓄積下來的怨氣和

憤怒，在這病中更忍不住了呢？她確比平常更加憎惡着有錢的人！有時，連天真的若媽，她也不很滿意呢！……有一次，我記得若媽又從她的母親那裏騙到兩塊錢，高興地帶來給素因之後，說了一些閒話，便立起身來，笑道：『媽媽叫我早點回去，我現在要去了。今晚上再來看你，因姊！』她說了之後，她目語着我，叫我跟她出來。我那時覺得很不自在似的；但是我走了出來了。

『楠哥，等一下到我家吃飯去，我在等着你。』她緊抱着我的手，低聲地說。

『好罷。要等一下才行！』我擔憂地說。因為我怕素因那時難以爲情呀，尤其是她在病中。

『一定去呀！』她下樓時還轉回頭來，指着我說。

我笑着走了進來。

那時素因好像在泛着驚疑的眼波。

我好像白白似的說：「她真有點胡鬧了！」

素因卻一聲不響地躺着，閉上了她的積愁的，沉思的病人的眼睛。

我呆坐了一忽說：「她可天真得可愛呢！因，是不是？而且她對待着你好像待着她的親姊姊一般。……」

「親姊姊！她拿着買雪花膏買剩的錢來幫助我：誰希罕着呢！……」她斜睨着我。

我那時只覺得心痛，話是說不出來的。

「唉！可是……可是我已經應該感激着她了！」她又咳嗽起來。……
但是，我可不知道她是在惱恨着她有錢呢？或是因愛情而在嫉妒着？……

唉！可憐的素因啊！

然而她總是很喜歡若媽呢！每一次若媽走後，那小樓裏的天真而且熱鬧的空氣沉下來的時候，素因常常在讚美着她，連聲地在讚美着她的活潑的生機。……而且見面時常常十二分地親熱，有時，我會因她們的親熱而感到寂寞呢！……

有一次，若媽在樓房的中間縱情地在批評着人家的衣服的樣子。她忽然大笑起來，道：『因姐，你可記得教傳道學校的那個女東西麼？她昨天又到我們的學校來。她穿着一件這麼長，——長到膝蓋的上衣，和一條短短的裙子，才到足脛呢！下面露出一對小腿。她的脚是纏過的！呀！她走路的時候真像一隻鬆毛矮脚的母雞呢！這林地蹦蹦跚跚地走着！……』她在樓上學着走將起來了。『哈哈……！嘻嘻……！真笑死我呀！』她倒在椅上，笑得兩

脚在地板上亂蹬着。

我們也跟着笑了起來。

「你偏會注意人家這些衣服和裝飾！」素因帶笑地罵着她道：「你這好漂亮的小姐兒呀！」

「可不是麼？」她帶笑地搶着答。「上衣短了些，裙子長了些，豈不就好看一點了嗎？……我真看不慣這種老古董的裝束！」

有時，我也被她拿來做談笑的資料，她說我有點鄉下老的氣味。但是，關於那，素因時常要坐起來替我辨護着。

當若媽只和我在一處的時候，她有時好像很懇切似的說：「楠哥！你爲甚麼總是喜歡穿着這套怪難看的制服，我的媽媽也說不成樣子呢！……」

我每聽到這些話的時候，總會起了一種不愉快的壓迫感。她呢？她也不

過說說罷了。……他並沒有甚麼惡意的。她是一個天真的活潑的小姐。——我現在覺得這個名字於她最恰當。她很真摯地對待着素因！而對我呢，也許說發生了一種莫名其妙的天真的愛情罷！那時，我可被她的活潑和天真爛漫所沉醉了。我仍然是一個戀愛的追求者！……

我們就是那樣地看護着素因的病。

那牧師醫生依舊地來診着她，依舊地帶着無抵抗主義的微笑，而且依舊地說：「祈禱！只有祈禱！誠懇地祈禱着上帝！上帝最願意看護着窮苦的人們的！……」

十四

直至素因家裏的人來接她回去的時候，我才把心放下一點。

素因的父親的意思是：既沒有錢入醫院，不如回到家裏調養去好；而且村鄉的空氣倒適宜着肺病的人。素因也同意了。她算來已有三年沒有和她的美麗的故鄉相見了，她倒高興回去。啊！在別離前的一夜，我更抱着她痛哭呢！

那是我和她在一處的最後的一夜。那夜是那樣的黑暗，好像巨靈張開着的大口。而且風雨正強暴地下着。牠們好像在和黑暗爭鬥着的一般，有時狂暴地怒號着，有時寂寞地淒咽着。……那時，樹蕙和他（素因的父親遣來的人，他是素因的遠房的族兄，嘗在中學讀過書的。）到外面買些鄰家托買的東西，被風雨所阻着，不能够立即回來。若媽回家吃飯去。室裏只有我和她在狂風暴雨的聲中，相對而哭泣着。

「一枝十燭火的電燈，懸在室的中間，放射着黃色的，好像在微顫着的弱光，悽淡地，寂寞地，而又是憐憫地，同情地在照着我們，窮苦中的我們，熱情而又寂寞的我們，——而且到明朝呀，我們便分離了！遠別了！……」

『真的嗎？我們便要分別了嗎？』我那時這樣無意識似的問着。

『別了！我們分別了！但是我覺得好像有一種甚麼東西在壓迫着我回去，壓迫着我們分別的樣子！……啊！我的心爲甚麼這樣跳動呀！……』她輕輕地移動了一下身子，她的手按着胸脯，好像受不過那種血潮的激動的樣子。

『唉！多麼重的壓迫啊！』我把我的手讓給她緊握着。

『我活了二十二年，沒有一天不和惡劣的環境奮鬥，但是，窮苦和抑鬱把我的青春的活力緩緩地侵蝕着，……現在我終於病了！唉！我在愁苦裏病

了！楠！我有時嘗躺在這裏細細地回憶着我的過去的春光，我可得到甚麼呢？楠！我們可得到甚麼呢？」她興奮地，熱烈地問着我。

「唉！」我只微喟着。

「楠！我們得到甚麼呢？唉！」她的熱淚好像樓外的暴雨一般地奔湧出來。

我記得，那時的室裏充滿着一種灰色的空氣，一種人生的灰色的空氣。黑暗和恐怖在樓外或樓角蠕動着。外面閃爍着雜亂的風聲和雨聲，可是沒有轟雷和閃電。……

「唉！似在夢裏一般！」她又說了這一句。她的眼睛也呆呆地望着。她在沉思着。

一陣狂風驟然從天外旋捲了來，好像一種巨大的，惡魔的勢力似的，震

屋撼瓦，旋又像急忙地逃走了一般，呼號着，飛奔到遠遠的黑暗的夜色裏去了。屋頂的答地墜下一些沙粒來。樓外又響着一陣密雨的聲音。

『夢幻似的人生！』我不覺抖戰了一下。我鎮定着我的精神，鼓勇着我的氣力。我說：『因！我們要捉着現實的人生呀！』

『捉得到的嗎？』她望着我慘笑着。

『捉得到的！我敢說！』我自信似的說。『我們努力地去捉！跟着革命去破壞一切的阻礙着美麗的現實的障礙物！……』

『跟着革命嗎？』她沉憂而且無力地說，好像在表示着她已經沒有了力量的樣子。但是，她的眼睛裏可在閃放着一種希望的光波，那光波是從沉憂裏和痛苦裏暗透出來的。

『是的！革命！』我答。

『我願意跟着你革命去！』她停了一忽，抱着我的手臂說。『但是，楠，我的病會好的嗎？』

『怎麼不呢？你回家去，緩緩地靜養着。』我俯向她去，柔和地勸着她。『不會死的嗎？』她好像在問着我，又好像在自問着。

『那裏會死呢！爲着我，你一定不會死去呀！』我已經忍不住我的熱情了。

『爲着你……！』她顫着她的驟然失色的嘴唇，同時眼淚又從她的凹入的眼眶裏滾將出來。

我伏在她的身上痛哭着。我真切地聽着她的因情緒而跳動着的心之聲音，那是多麼急劇而且有節奏的啊！我仍然可以從她的瘦弱的胸膛裏聽到她的生命之春呢！雖然室外的風雨的號聲是那樣的狂暴而且猛烈！……然而我

可不能夠吻着她，吻着她的嘴唇，吻着她的瘦病的四肢，吻着她的緊閉着的多情的心啊！……那時她哭着，不成聲音地嗚咽着。我記得她把她的枯黃的瘦臉讓給我緊緊地偎着，但是，不肯讓給我以嘴唇！……

「啊，算了，吻着嘴唇有甚麼意義呢？」我那時想。

我們臉貼着臉地偎了許久。但是，我在那偎貼着的一瞬間，（也許有人說是永久的罷？）我所感得到的是一陣孱弱的愛的氣息和她的軀體的病的滋味。而且我知道她的眼淚仍然是溫熱的，潮濕的。……在那時我又會不自覺地想着若媽的情影！……天呀！那是愛的不忠實呢？還是我的罪惡呢？……

於是，我們便從此分別了。

她是從帆船載回去的。因為她受不住火車的顛簸。我還記得，在槐影如林的暮秋的早晨的碼頭，我和若媽_一含着淚在望着那烟波裏的船兒，從茫漠的

曉霧中消失去了。我那時回憶起船裏的她，別前的暴風雨的一夜，和過去的匆匆的暑假；我又注視着若媽，我無力地蹲了下去。我好像沉着一種莫可言說的，淒苦的夢幻裏似的。……那時，曉日正在濕雲裏掙扎着。

『楠哥，明年春天我們才到這兒來迎着她呀！她的病癒後，她不是還要來念書的嗎？……而且，而且放寒假的時候，我們可以和樹憲到他們的家裏去呢！……回去罷！楠哥！』

我被若媽勸了回來。

在路上，若媽還說：『楠哥！我們放寒假一定要去看因姊啊！而且因姊的故鄉很美麗呢，山明水秀！……到那時，我們的因姊的病也癒了！不麼？』

楠哥！』

『是的，痊癒了！』我答着。同時，素因的淒楚的聲音蕩到我的耳際來：

「……不！你現在不要跟我去！你是我的甚麼人呢？……楠！等到寒假罷！寒假的時候，你和樹蕙和若燭一同去看我。……楠！到那時才去！」我又憶起素因不要我送她回去的情景。啊！我不再想起她的哀求的而且堅決的態度來。

「啊！她完全是一個弱者啊！」我常常這樣想。……

自素因去後，我的生活陷落在一種悲哀的麻木裏。我終日淒然，寂然，吃飯，睡覺，沒有感到興趣的時候。日裏，我行尸走肉般地活着。夜裏的時候，我便走到樓欄裏望望天上的寒星。那時，天氣也漸漸寒冷起來了。在這樣淒清的夜裏，我時常會想起素因和她的愛情來。我那時感覺得，她正像一點星星，放着一線微弱的寒光，在杳茫的夜天裏照耀着。而且那弱光只有不能成眠的人在欣賞着，同情着，直至牠幻滅去了的時候。

有時，我會感到生活的無意義。我的生活是何等空虛啊！生活是空虛的嗎？素因在這生活的空虛裏奄奄待斃了！……那何我有時感到淒涼，有時覺得恐怖。……

有時我坐在房裏禁不起那種淒涼和恐怖，便走到街上去。我漫無目的地走着。我好像夢遊着一般。街道兩旁的洋樓的尖角和茶樓裏傳來的吹唱聲，都會逗起我的無端的傷感。我那時最怕的是走過大戲院和大酒館的門前，看見那一般有閒的人們的醉生夢死的笑聲和粉臉。那會引起了我的對於社會和都市生活的痛恨和憤怒。……美麗的物質文明的都市呀！那只是有錢的人才能在那兒度着快樂的生活呢！……

有一次，我從P街轉到J路的時候，我在路旁的那間光光照相館的玻璃櫥前立住腳了。櫥裏的一張我和陳君，和素因，若媽的四人合影立即現映到

我的眼簾來。在一幅虛幻的灰白的背景之前，留映着陳君的滑稽的豐腴，若媽的爛漫的憨笑，和素因的淒楚的憂思；而我呢，那影裏可留着一雙聰明而且充滿着夢幻的眼睛呀！那令我不能不憶起和她們初時相識的情景。那時，陳君還在T市。素因也未嘗病倒呢！

『現在我的眼睛還充滿着夢幻嗎？能夠的嗎？啊！只餘夢幻的殘影罷了！』我離開了那個玻璃櫥，還一面在沉思着。

馬路的行人似影子般地打我的身旁經過。汽車的漆黑的鐵板在日光裏發光。而我總覺得我好像在向着墳墓的路走去。

於是我又走到和素因握別的那個碼頭去了。碼頭位置着繁華的堤的盡頭，船艇聚集成水村的、江畔。在那兒有一兩株焦瘁了的楊柳。我在那碼頭上呆立着，追憶着，悲傷着。我那時好像不單是爲着素因，也不單是爲着

自己：我覺得好像有一種無限大的人生的重壓，緊壓着在我的心頭，不能不傷感着似的。……

我記得，我那時仍不能夠跳出那流行一時的傷感主義的圈子外來。我依然堅在自己反對自己的矛盾的悲哀裏。

在碼頭上，我聽到貨車的輾軋聲和運貨工人的助勞苦的粗重的呼喚，我不覺戰抖了一下。我好像從夢裏醒轉來似的，自己想道：「這時代是甚麼時代呢？我的生活又爲甚麼生活呢？……啊！這是光明和黑暗鬥爭着的時代了！是窮人和富人爭回自由的時代了！同時，也是青年人的生活開始緊張起來的時代了！我可不能再過着這種空虛的，悲感的生活了啊！……」

於是我離開碼頭，走回 D 大學來。……

十五

在那樣心情破碎的當兒，我很怕和若嫣在一處。我若和她見面，我總會幻想到她的雪白而膩滑的乳峯，她的希臘式的少女的美麗的肉體。……爲甚麼呢？那真令我駭怕！因此我不敢常常去遇見她。

有時，她也嘗到山大學來找我。但是除了說着素因的病外，甚麼都談不上三五句，我便厭倦了，她也覺得沒趣。有時她也嘗報告着陳君給她的，令她「一看便肉麻」的情信。可是，那只是惹起我的嘴唇上的微笑罷了。……有時，我苦悶得很。在室裏幻想着，幻想着許多肉的現實。我也嘗鼓着我的熱烈的衝動走到若嫣的家裏去，但是，我總會被她的天真的少女的光輝嚇退

了。啊！我終於退却了！而若嫣呢，她的態度正像在青雲山上的青雲寺前的一般，完全是一個任情的天真的少女，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她是一位小姐！

有一次，她走到我的房裏來找我，她穿着一件華麗的女人的大氅。

「你看！好看嗎？我現在。」她高興地跳到我的面前來。

「是的！真華麗！」我如在夢裏一般地答着她。

「楠哥！我們到影戲院去。今天演着「賴婚」呢！那不是很有名的片子嗎？」

「是的！很好罷？聽說。」我立即想到我的袋裏是空無一物的。因為在這畸形的社會裏，錢是社交必要的條件啊！

「去罷！去罷！我們因為因姊的病幾乎半年沒有到影戲院去了！真悶死

我呀！今晚媽媽給我十塊錢！」

我照例地把手圍着她的腰肢說：『去罷！』

『換一件衣服罷！這樣地窮鬼相！』

『我沒有別的衣服呀！』我笑着說。我那時穿着一件藍布的長衫。真的，我是沒有甚麼衣服呢。而且，我有的一件秋衣也因為素因的病而典當去了。

她皺着眉頭，注視着我。而我的眉是向心裏皺着的。於是我們默默地下樓去，走到戲院裏去。……

我記得，當走出戲院的時候，我的腦海裏只印着一塊塊地在河床裏奔流着的浮冰，和一種急促的，冒險的愛情的酸楚。我在峭寒的夜風裏舒了一口氣，打了一下寒噤。粉香和人影在慘白的街燈下蠕動着，浮蕩着。那使我起

了一種落寞的哀感，一種夜闌人散的哀感。於是，我又憶起可憐的素因來。雖然那時若媽緊挽着我的臂膀，而且有時緊貼到我的胸膛來，說：『楠哥！多麼冷呵！這夜！』她聳一聳着她的俏肩。

照例我送她回到東村去。我們坐着黃包車。長街十分悽靜，只有我們坐着的車輪的輾軋聲和車夫的足步的音響。

才出了T市，走上昏黑的，延長的東村路的時候，路旁的樹枝梳着寒風，沙沙地響着。我的沒量的悲哀亦緩緩地擴大起來，我也幾乎忘記走在我的前面的那輛車，車裏是坐着天真活潑的少女若媽了。我只想素因。

忽然，有一個粗大而且嘶破的聲音：

『喝！』大的聲浪在黑暗的空間裏顫抖着。我不覺也戰抖了一下。車子忽然停止了。我跳將下來。若媽呢，他仍呆坐在車座裏。但是我那時沒有打

理許多，我只對着那個武裝的兵士說明我們的去路。

「我們是在東村居住的。因要事到上市，現在要回家裏去。」我柔和地說。

「有證章嗎？」那兵士無情似的問。

「沒有！我們是住民。」

「不能够！」兵士的刺刀也打橫起來了。

「若媽！」我想到用若媽來證明我們是普通而且柔弱的居民了。

若媽好像觸電一般地才跳下來。她是被嚇慌了。

「我們是住民，東村的住民。」我又向那兵士說。

那兵士注視了若媽一忽，又注視着我。他微笑了。「現在戒嚴，通不過去。回上市去罷。」

我們又折了回來。到且路，繁華的且路的時候，車夫停止了。他們不願意再拉了。我們於是落在街上。燈光仍然在閃耀着。歌聲和笑語仍在高高的酒館裏鬧着。我們才心寬了一些。

「噯呀！楠哥！真嚇煞我呀！」若媽這時才說出這句話來。她的嬌音裏仍留着一些恐怖的顫音。

「現在怎麼辦呢？」我憂鬱地說。

「到關我的一個女同學的家裏去。」若媽忽想起了她的同學。她又微微地嘆了一口氣。

於是我們折向西關去。仍是一樣地戒嚴着。

在轉回來的路上，若媽哭了。

「媽！開旅館罷！沒有第二種方法了！」我又憂鬱地說。

旅館去。

她的身子依着在我的臂膀上，一點主見都沒有了。於是我扶她走上西河

開了房間之後，我替若嫣除去那件新大氅，露出一件粉紅的緞旗袍來。

『你今天爲甚麼穿得這樣漂亮呢？』我因要安慰她的受驚的靈魂，這樣說。

『今日是我試新衣的日子，本來想樂他一晚呢。誰知道又碰着戒嚴。』她的心是緩緩地安下來了。『唉！真討厭！這樣的政局！這樣的T市！』

『討厭不了的！』我說。

『我不喜歡這地方！』她又現出她的天真的嬌態來。

我也只得笑了。

武裝的調查隊突然走進了來。我不自覺地站起來了。若嫣躲到我的背

後，她的手緊攬着我的藍布長衣，顫着聲音說：『楠哥！楠哥！』

我默不做聲地望着他們。他們在房裏閃視了一下，又狡猾地望着我們笑着，去了。

若媽走過去把門碰的一聲閉上，而且顫着手兒，上了鎖了。

我只覺得她的態度天真得可笑；而且很憐惜着她。

『媽！這兒來罷！』我鎮定着聲音說着，走過去拉着她，扶她坐在椅子上。

『噯呀！今晚爲甚麼這樣嚴緊呢？』她的眼淚又湧到她的眼眶裏。同時她笑了。

我緩緩地安慰着她。

過了一陣，她回復了自己了。她疲倦似的躺在牀上。

我默默地坐在椅上，翻着兩張不知道是誰留下來的這天的報紙；我好像要從那裏面尋找到這晚爲甚麼戒嚴的消息似的。但是，徒然，報紙照例是替政府說話的，甚麼消息都沒有。而且我的眼睛是凝固着的。

樓外的車馬的鬧聲減低下去了。夜的威力緩緩地包圍起來了。我覺得很寂寞，好像有一種外圍的寂寞壓迫着我，而我的內心同時起了寂寞之感在反抗着的一般。總之，我那時有着極可怕的寂寞呢！

我在室裏繞了一週，我想這時最好是抽着煙。但是我沒有做到。那時，若媽的粉紅的衣裾正映在我的眼裏來。緞衣在電燈下鍍上了一層銀光。下面便垂着她的一對小脚，我的幻想裏的柔滑，白皙，而且發光的，美麗的小脚；那脚是嚴嚴地被肉色的絲襪和墨黑色的平底皮鞋所禁錮着的。

我走到床邊去，我望着她的少女的斜陳着的軀體。她已經沉沉地睡着

了。她的臉龐，好像從她的怯態的有意識的表情中靜下去了，而且在她的呼吸的氣氛裏，幻出一種迷人的，朦朧的睡態來。……啊！她的紅色的唇下微露出來的大而潔白的門齒，令我的眼光也閃爍不定了！我靜悄悄地坐下，伏到她的耳邊去。我好像把自己消失在她的甜香而溫暖的鼻息裏！我的嘴唇不自己地湊上她的去了，貼緊着，深深地接吻着。同時我的手把她抱住了。一陣粉和肉的香味，把我麻醉着了。

她抖擻地醒了轉來，急促地坐起來了。她張着朦朧的睡眼，似怒非怒地死瞪着我一下。她呢喃地說：『討厭的楠哥！』

我那時羞得把頭鑽進被裏去，連呼吸也悶塞了。我恍惚地聽着她道：『還不坐起來麼？』

大約過了半點鐘，我才坐了起來。我低着頭，我不敢望着她，但是我覺

得她正在注視着我，而且她的眼睛是含情的，迷人的，嫵媚的。可是，我記得，我那時可覺得她太莊嚴了，太高貴了！

同時，我憶起有一次聽着她的母親說：

『我的媽是我的生命，我一定要叫她終生快樂，像神仙一般快樂。嫁人呢，最少是嫁給那一個愛惜她的人，而且出門是坐着汽車的。楠哥！我的希望對不對呢？……而且，我的若媽是這麼的可愛啊！……』

而若媽自己呢？他怎麼想呢？……我那時又憶起素因的病來。……於是
我哭起來了。我禁不住地流着淚。……

『楠哥！爲甚麼？楠哥！』若媽驚異地問。她圍抱着我，搖撼着我，追問着我道：『甚麼呢？爲甚麼哭了呢？楠哥呀！』她也哭起來了！

我那時說不出我的悲哀和我的痛苦。我爲甚麼哭呢？我不知道呀！……

但是，那時我只覺得有一種壓迫，一種屬於環境的和內心的壓迫……那眼淚是我不能夠具體地說明出來的一種壓迫之淚呀！或者，讓我抽象點說，那是一種不安定的心靈流出來的淚珠罷！

『沒有！沒有甚麼！』我只抬起頭來，做着笑臉安慰着她。……我記得，當我們完全平服了的時候，天色已經黎明了。她仍伏在我的懷裏，斜抬着頭，疑慮地，憂愁地，然而天真地凝視着我。……

啊！在我送她回家去的時候，我看見她的整夜無眠的母親正倚着在樓欄上盼望着，盼望着她的女兒啊！

『噯呀！媽兒！你！……』她流着淚地，銳聲地叫了起來，當她看見了我們的時候。

若媽像飛也似的走上樓去，撲在她的母親的懷裏，也哭起來了。

我緩緩地把我遇着意外的戒嚴的詳情細細地和她的母親說着。……

「這嗎？那就感謝你了！」她的母親的老眼閃着一種帶怒的，狡猾的眼光。我知道她在懷疑着我，惱怒着我，而且不相信着我呀！

我那時也覺得很悲憤，我想說：『我是一個真摯而且正直的青年呀！』但是我終於默然，而且好像有點羞慚的樣子。

「媽兒！睡覺去罷！你看你的眼睛！連眼眶都黑起來了！唉！……」她的母親說着，扶着她進房裏去，一點也不理我！

當我走下樓來的時候，我還好像聽着若媽的聲音：「楠哥！……楠……

楠哥！……」

好像甚麼事情都絕望了似的，我像夢魔一般地走回學校去。……

當我把身子擲到榻上去的時候，我不自禁地低聲地飲泣着……我那時真

是痛苦極了，而且也滑稽極了！……我記得，那時老張正和兩個社會學系的學生在批評着那時的政府。我在悲哀的朦朧裏聽了之後，我也不敢再繼續地哭泣下去了。但是我仍然躺着。

『我們需要着光明的時代呀！』我想着。

『現在的當局，公然在這樣的高潮裏，做出不成話的行動來了！老趙！你還在夢幻裏生活着嗎？』一個社會學系的學生問我。他過來坐在我的床沿。他是一個和老張一樣地努力着革命事業的人。他的臉龐比老張還要慘白。他穿着一件ABC的內衣。

『我不會！我也決心要參加革命的。』我從榻上坐了起來。『但是我還不能立即克服着我的爛漫性呢！』

『但是你一定要克服呀！』老張嚴厲地說。

我也很真摯地答應着他了。但是，終日沉浸在悲哀裏的我，實在不能夠今天說革命，明天便成了革命家來了呢。……總之，我天天總在努力地克服着我的意識。……我記得，那時的政府，因為防備着工人大罷工，所以每晚都要特別地戒嚴起來！……

我幾天都沒有到若媽的家裏去，在苦悶裏過着日子。第五天，我接到了若媽寄給我的一封信，她寫道：

「楠哥！我已經和母親決定明天一早便下船到K港去了。這T市我們真住不慣呢，沒有太平的日子！我討厭T市，我討厭中國的地方！我喜歡K港！在那兒有美麗的街市和凝碧的海灣。我想我在那兒可以得到和詩一般有趣的生活。」

「但是，楠哥呀！我真不願意和你分離呀！我一想到我們從

此便要分離了，而且沒有和你像那夜在旅館一般地親一下……（？）而離別了！那不能不使我痛苦，不能不使我落淚呀！我想，你接到我的信時，也是含着眼淚在怨着我呢！但是，那是不得已的呀！唉！我真看不慣這兩日示威，三天戒嚴的工市呢！……我敢以我的至誠來請你原諒我。啊！楠哥！你能够原諒我嗎？我想，你能够的。……

「啊，我幾乎忘記告訴你一件事呢！——自你那一天走後，我受了我的母親的責罵，很嚴厲地責罵着，以前我的母親沒有這樣地責罵過我的呀！……而且……唉！你是知道的，楠哥，我的母親的希望你是老早就知道的。……我希望你努力，直至你能够如我所希望的時候才止。……而且，楠哥呀！我們需要一種美好

而且安樂的生活呀！……啊！我真爛漫呀！我不知道要說甚麼話呢！……時間不早了。再會罷！

「啊！楠哥！我最後還要和你說一句：最好你將來能夠到K港和我相見。」

你的親愛的媽妹。3號。

「因姊方面，我已經有信寄給她了。又及。」

「（通訊處：K港P街李順成行轉交。）」

我讀了之後，我幾乎昏了過去。我記得我那時還細細地重讀了三數遍，「真的麼？真的她到K港去了麼？」我自己這樣地驚問着。我的手也因失驚而微顫着了。

「啊！爲甚麼她不和我說一聲呢？她的母親不准她來看我嗎？她自己怕

我去阻止着她的行程嗎？」我一面想着，又把那信再讀了一遍。

「啊！她怕革命呢！那個嬌養慣了的小姐！」我呆坐着。……我流不出眼淚來。

我那時直覺地斷定她的離開T市和我，大半是她的母親的計劃。

我接到那封信的時候，已經是四號下午五點多鐘了。那時，她們已經到了K港了。自然，我不能够去送她了。……

我現在不能不自笑着呢。我那時還原諒着她，和她的信裏所說一樣地原諒着她。我原諒着她是一個天真的少女。我那時還不能夠真切地明白天真的這畸形的社會裏是不能夠存在的。啊！在這畸形的社會裏，甚麼事情都被惡化了！但是，我那時還不能夠正確地認識着這是一個甚麼社會，那真使現在的我失笑啊！……

從此我和若媽沒有再見過面了。我們倆的關係也從此了結了。她留給我的印象，到現在想起來，只不過是一團天真的女郎的肉和粉的爛漫的香氣罷了！……然而，她本身不能夠說是有罪的，我仍然可以原諒她。

十六

在我們的學校放寒假的前兩天，我已經忙應景兒的期考結束了。我一面詛罵着那種無聊的考試，一面還是到課室裏去。……但是終於結束了。

我的摯友老張，他簡直不打理那些，他只是整天忙看工作。他那時好像是在負着一個甚麼工會的重要的責任似的，我沒有去詳細地問他，他也沒有和我說。我只看着他用着情熱的足步，有時走了回來，有時又匆匆地出去，

無論是在日裏或者深夜的時候。他的頭髮也長而且亂起來了。我還記得，他那時的瘦臉，閃着一雙充滿着一種緊張的生活的火光。而他的嘴唇部被勞苦和疲乏奪去了紅色了。……有時，他親切而且擔憂地問我：

『愁苦够了罷，老趙？』

我只是回他一個慘笑。

有時我也嘗勸他休息休息。他答：

『現在不是優閒的時候了。我只恨一個人的力量太單薄呢！我希望你也能够幫助着我，參加着一切被壓迫的民衆的革命！』

有一次，大概他那一天是沒有甚麼事情罷。他在我的對面坐下。我和他對面坐談的事情已經很久沒有了。我們談着，像從前一樣地談着。他問我在人生的途程願意走甚麼路。我說：

『我現在因爛漫的反抗而感到無效力，而且覺得疲倦了；由追逐幻影的夢一般的生活的幻滅而感到人生的空虛了；由心靈的不自由而感到一種黑暗的壓迫，而且恐怖起來了。……我需要反抗一切呀，但是仍不能確定我的目標。』

『啊！我給你的那些書你還沒有看過麼？』他驚視着我。

我不覺慚愧起來了。『我還是一個人麼？』我那時這樣地自責着。

『那本書，』他繼續說，『是一部藏着許多寶物的人生的寶藏呀！我請你細細地去讀着牠，研究着牠罷！……我相信你和我都是一樣的。我們從前只知道反抗！反抗！而不知道整個的向甚麼東西反抗，才會感到疲乏和悲哀呢；而且也不知道反抗的主力軍！……在那本書裏，牠會一一地告訴你，指示給你的目標和自己的陣地！……』

那時，在嚴冷的朔風中，傳來一陣晚飯的鐘聲。

老張站將起來，披上一件藍布的長棉袍，又匆匆地走出去了。

「不吃飯麼？」我跟在他的後面下樓到飯廳裏去。

「不！還有事。在外面胡亂買兩塊燒餅吃就算了。」他也不回過頭來。

「現在你吃飯去罷。我去了。」

我站在那分叉的路上，望着他的在朔風裏蜷曲着的背影，緩緩地出了校門，在寒冷的暮色中消失去了。

「這才是生活！這才是不空虛的，著實的現代生活！我丟了實際而向夢境求着牠，除了裝得滿懷愁苦之外，還有甚麼呢？……啊！還有死那一條路罷！……死！我願意死嗎？一個青年的希望是死嗎？……不！我不願意！」我這樣地自語着。

那時，我的全身的血潮都在沸騰着。我亦不記得那時可曾走到飯廳裏吃飯去沒有，便是進去，也是囫圇地吞了一些下去罷了！因爲，那時是我的生命復活的一個轉機呀！當一個年輕的人正用着他自己的生命的鋤頭在掘着，而發覺了他所掘的不是新的生活的途徑，卻是在替自己掘着墳墓的時候，他是何等的哀感呀！他一定要停着他的鋤頭而悵望着。而這時，他望見了在另一方面有一線黎明的紅光了，他又是何等的奮興啊，何等的狂喜啊！他不獨會把過去的無限的悲哀忘卻，而且會增加許多新生的力量啊！……那是我那時的心境的轉換期。

我記得，在那一天的晚上，樓外正在下着凝凍的細雨的時候，我正急切地，熱烈地在讀着那部屢次不能看下去的書籍。……啊！在那本薄薄的書的裏面，有窮苦的，憤怒的呼聲，那呼聲是全世界十二萬萬五千萬的被壓迫的

民衆的。……而且在裏面有一線的新的社會的曙光；在裏面有自由的各個階級的歷史的必然性的理論。……那是一本偉大的書啊！我相信那書裏的預言一定要實現的！我記得，我在一氣讀完之後，我的全身好像充滿着奮鬥之力！我在那書裏認識我們的反抗的主力軍了！那本書是燃燒着我的革命精神的導火線！……我願意作戰鬥中的一員戰士，我願意向光明之路跑，雖然必須經過許多流血的戰鬥。……那時用不着說我是很幼稚的，但是我熱烈地迎上前去。……自那時起，我參加了革命工作了，和老張一道向前去！……那時T市的青年和民衆都捲在革命的漩渦裏了。……

在革命的工作中，我更加認識了革命。我希望我能夠和同在一線上的戰士們，都會在艱難困苦之中，練成了鋼一般的意志，和鋼一般的力量……那時，若果樹蕙不回到T市來，我幾乎把素因的寒假之約忘記了。……

我並不是忘記她呀！自素因和若嫣離開T市之後，我也嘗幾度到東村去。我想到那兒去尋找我的過去的牛活的痕跡。我記得，素因住過的小樓已經租給別人去了。而槐花路的那座精緻的小洋樓和門前的小庭園，却佈滿着冬天的寒冷和蕭索的景象，而且，那好像在朔風裏凝固着，看不出甚麼哀樂的情緒來。因為我已經被忙碌的工作佔據着了。

『啊！我完全變了！跟着時代變了！』我自己這樣覺得。……

當樹蕙回到T市來，已是早春的時候了。他那時仍然是和從前一樣的生活。但是他的微黑的臉龐，隱隱地刻着一種悲傷的痕跡。我記得，當他提着一個中學生常帶到課室裏去的小藤籃子，跳進我的室裏來的時候，他好像很高興似的說：『趙先生，我回來了！』

『啊！樹蕙！你回來了！你的姊姊呢？』我急切地問。

「姊姊嗎？」他的眼裏已經淚濕了。「她……她……她死去了！」他天真地，悲苦地哭起來了。

「死了嗎！在甚麼時候？」我驚問着。

「去年十二月十三日。」他又說了這一句。他一面自在拭着淚，一面又在動情哭泣着。

「真的麼？她真的死了嗎？」我自己重復地說着。「啊！她死去了！畢竟死去了！可憐的她呀！」我悽然地說着。我的眼淚也不禁地滾下來了。

過去的傷感的舊痕，又在我的腦海裏活動起來了。但是我一定了精神，緩緩地把牠們克服着。我於是走到樹蕙的身旁，把手搭在他的肩上，安慰着他道：「別哭了罷！你的姊姊是那樣的羸弱，而且善愁，時代和環境又是那樣的緊張而且惡劣，她一定會死了的。樹蕙，別哭罷！」我又不覺地重復一

句：『她一定會死了的！』

我那時雖然是在安慰着樹蕙，而事實上也正在自慰着呢。……

他緩緩地住了哭。他忽然緊握着我的手，好像很鄭重似的問我道：『趙先生！你很愛我的姊姊嗎？』

我好像觸了電一般，抖戰了一下。我呆呆地，不知道怎樣回答着他的問話。……

『我的姊姊，』他也繼續着。『當她沒有死的時候，她常常私自和我在談論着你。她很愛你呢！……她還……我以後跟着你學着一切。她說你不會做時代落伍的一個青年。而且她還說，她才是落伍了呢！……』

我聽了之後，我的臉龐也因情緒的激動而蒼白起來了！

『你可愛她嗎？』他驚異地望着我。『趙先生！』

「啊！我可愛她嗎？我可愛她嗎？……唉！她現在已經死去了！」我自想着。我覺得十二分痛苦。我緊抱着他的生機活潑的手兒，親切地乞求他道：

「樹蕙！請你不要追問着我！」

「趙先生！」他沉重地叫了我一聲。

室裏充滿着一種靜默裏的悲哀。那是一種悲哀的殘象罷？也許可以這樣說。

「你現在仍然是來念書嗎？」過了一忽，我問。我坐到榻沿上去。

「是的。而且我預備在校裏寄宿呢。往後我可以時常碰見你了。」他緩緩地說着。地的臉上也轉露着笑容了。……

樹蕙是一個好孩子，他也跟着我們跑向革命的路去。……老張也和我一

樣地很高興着他，高興着革命的陣裏有了這樣的一個少年的戰士！……

從此，我們都跟着時代的需要，把我們自己獻給偉大的革命了。……

我記得，在第二年的春天，我嘗碰到陳飛翰君一次。那時我因事到一個小村落去。那是一個很好的村落，全村的農民都有組織地參加了革命了。他們的熱誠，毅力和勇敢的精神，完全不讓都市裏的工人羣衆呢。……我在那兒總會被他們的粗厲而有力的聲音所感動着。我常常覺得，我們的革命的大部分的力量是在農村裏的，雖然革命是以新興的階級爲骨子。……

有一天，晚飯後 我和在那裏負責的一個農民同志，到村前的原野散步去。我們走到一座小小的樹林之前，在那一條小徑上，便碰見了陳君了。那不能不令我驚異。他好像變得很老了，而且他的精神很頹喪。他也不會講他的滑稽哲學了。

我記得，在他碰到我時，他的無聊而且寂寞的臉龐閃着一個微笑。

他好像很高興似的叫着我：『Mr. 趙！你怎麼會來到這裏呢！』

『我因為有點事情來的。你呢？』

『我嗎？唉！我是在這座樹林那邊的村裏當着無聊的教習。唉！人生真沒有意義！世事又是這麼的紛亂！我只有在亂裏偷生着罷了！』他好像變成了一個遺老似的，在無聊和苟安裏生活着；不變的只有他的眼鏡。

他又和我談了別後的他的經過，到處都是碰壁，撲灰。所以他連做人的勇氣都沒有了。

他又問我道：『你可知道若媽的消息嗎？』

我回說不知道。他好像不相信我的樣子。他又絮絮地和我述說着他仍在愛着她，想念着她，也常寄信給她；但是他得不到回信。

「把過去的事情忘記了罷！現在已經不是談愛情的時候了！」我這樣地答着他。而且我和他說我已經把過去的逐着幻影的生活加以否認了，那已經變成歷史上的陳跡了。但是，那好像便他很詫異的樣子。

「你爲甚麼完全和從前不一樣了呢？」他又好像憂鬱似的這樣問着。

「我不得不變了。因爲時代需要我變了。」我微笑着答着他。

他好像摸不着頭腦似的；他注視着我。

那時，那個農民同志已經走在遠遠地一棵榕樹邊站着。他好像討厭着陳君似的。……

他請我到他的學校裏去坐談。我因爲還要到一個地方去開會，便不能夠答應他。於是我們告別了。我還站在那裏看着他的背影向灰色的黃昏裏消失了去。

「你怎麼認識他呢？」農民同志問。

「他是我從前的一個朋友。」

於是我們回到村裏去。第二天我又回到T廠去了。我不曾和陳君再相見第二次面。……

到現在，我鎮日都在窮困裏和黑暗的勢力裏掙扎着，自然再沒有閒情去追懷着過去的事情了。我只有幹着我的應該幹的工作。……